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五卷

符秦天竺沙门昙摩蜱共竺佛念等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般若部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第一 道行品第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皆是罗汉，于生死已尽；垢浊以索，所语如言；已脱于心，度于智慧；其圣已了，皆悉上士；所作已办，离于重担；是即自从，所有已尽；其智已脱，心即从计。除贤者阿难。

佛告须菩提：“今日乐不，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？菩萨当从是学成。”

舍利弗心念：“今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自用力说耶？持佛威神说乎？”

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语舍利弗：“敢佛弟子所说法、所成法，皆承佛威神。何以故？佛所说法，法中所学皆有证，以知便能有所成，展转能相成教，于诸法随其教。所以者何？怛萨阿竭所说无有异。若有仁善欲学是法，于中终不诤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使我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当从中成菩萨。菩萨有字，为在何法而字菩萨？亦不见法有法字，菩萨亦不见，菩萨亦不能得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能得。亦不见菩萨亦不能得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能得，何所有菩萨当为说般若波罗蜜？说是时，菩萨闻之，心不懈、不怯、不恐、不难、不畏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以应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，当念作是住，是为学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，学其心不当自念‘我是菩萨’。何以故？心无心，心者净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云何有心，心无心？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心亦不有，亦不无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处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何等心亦不有心，不无心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处者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从对虽有心，心无心。如是心亦不知者，亦无造者，以是亦不有有心，亦不无无心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为佛所举作，所举者不妄空身，空身慧所说最第一。从是中，菩萨摩诃萨署得阿惟越致举名，终不复失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摩诃萨以应中住，欲学声闻道地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；欲学辟支佛道地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；欲学菩萨道地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法甚广大故，菩萨摩诃萨所学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我熟念菩萨心不可得，亦不知处，亦不可见而可得，亦不能及说何所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能逮说菩萨字，字处无有处，如是字处无所止，无所住。作是说者，菩萨闻之，心不懈、不惓、不恐、不难、不畏，以应阿惟越致，其畏无所住，住以如是住，悉了知不复还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色中不当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当于中住。想色住为行生死识，想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住为行生死识，不当行生死识。设住其中，不随般若波罗蜜教，不为应萨芸若。为受色故不当受色，以不受色为不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不受色者为非色，不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者为非识，复不受般若波罗蜜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复不受三昧字广大所入，不受声闻、辟支佛，乃至萨芸若都不受。所以者何？不当作想。

“若作想，亦如外外小道，而有信于萨芸若，虽异外道未得解脱，虽不受色亦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以不受亦不晓尚未成不见慧——亦不内色见慧，亦不外色见慧，亦不异色见慧，亦不内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见慧，亦不于外识见慧，亦不于内外识见慧，亦不异识见慧。虽从信欲得脱，欲知萨芸若事，于法而作限，谓为得脱以为得法。于法亦为无所得，亦未得脱，其不以泥洹自贡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者何？为不受色，为不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亦不中道般泥洹，悉得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事不同，是故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入般若波罗蜜行者，当作是视：何所是般若波罗蜜？在何所法了不能知，不能得处？是故为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念。菩萨摩诃萨闻是不懈、不怯、不恐、不难、不畏，知是菩萨以住不离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何因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住？离色，色之自然？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识之自然？般若波罗蜜，离般若波罗蜜之自然？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离色者，色之自然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离，识之自然。离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之自然。般若波罗蜜自然为离相故，相之自然为离故，相自然相，相之自然离相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学是者，为学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以学是者为入萨芸若。何以故？于诸法为无所入。菩萨摩诃萨作是行者，便自致至萨芸若坐，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萨芸若种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精进作是语‘我欲学’，设使行色行为行想，设想色行为行想，设生色行为行想，设坏色行为行想，设灭色行为行想，设空色行为行想，设

我行立欲得为行想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为行想，识生行为行想，坏识行为行想，识灭行为行想，空识行为行想，我行立欲得为行想，是菩萨摩诃萨为及行相行，是守行般若波罗蜜为不行。般若波罗蜜及作想行，是菩萨摩诃萨无有护行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，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“不行色行，不想色行，不生色行，不坏色行，不灭色行，不空色行，不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不生识行，不坏识行，不灭识行，不空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亦无见，亦无行，亦无见行无行，亦不见，亦不不行，亦不无行，如是为不见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无所从来，亦无所持。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字法不受，是三昧无有边、无有极、无所不入，诸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。菩萨摩诃萨随是三昧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得成至佛。”须菩提承佛威神说是言，“时菩萨摩诃萨皆得受决，前过去怛萨阿竭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得成至佛。随是三昧者，亦见三昧，亦不言我知三昧，亦不念我三昧已，亦不想我、我坐三昧，亦不言我三昧已。随是法者，都无有短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何所菩萨摩诃萨随是三昧行者，前过去佛得决时自致成佛，可得见三昧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可得见。善男子，于三昧亦不知，亦不晓，亦不了。何以故？不知不了则答言，亦不得，亦无有三昧，亦不得字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如我所说空身慧，菩萨摩诃萨作是者，为随般若波罗蜜学，是菩萨摩诃萨为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如是学，天中天，为学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菩萨摩诃萨为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如是者，为学何法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为学无学法。何以故？法无所逮得，莫痴如小儿学。”

舍利弗问佛：“谁能逮得法者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无所得，是故得。”

佛言：“无所得法——莫痴如小儿，学谓有字，不能得，欲学习入法，适为两碍耳——亦不知，亦不见法。若有法，以有便可得色，是故法不可知，是为知亦不知，亦不可见。若小儿痴，谓有身，即不解便不信，以不解中住故曰小儿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作是学，为不学萨芸若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作是学，为不学萨芸若。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学，为学萨芸若以成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若有问者，天中天，幻为学佛得作佛？或时作是问，当何以报之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故问汝随所报之。于须菩提云何？幻与色为有异乎？幻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有异乎？”

须菩提报佛言：“无有异，幻与色。天中天，无有异，色是幻，幻是色，幻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等无有异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所问等不随法，从五阴字菩萨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。菩萨摩诃萨学欲作佛，为学幻耳。何以故？作幻者持阴色，如幻无所有色。六衰、五阴如幻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皆空无所有，但有字六衰、五阴耳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新学菩萨摩诃萨闻是语得无恐怖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设使新学菩萨摩诃萨，与恶师相得相随或恐或怖，设与善师相随不恐不怖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所菩萨摩诃萨恶师？当何以知之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其人不尊重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教人弃舍去；远离菩萨心，反教作想，令学杂经，随杂经心耶喜乐；教学余经声闻若辟支佛事，卷卷令讽诵之；为说魔事、魔主行，坏败菩萨；为种种说生死勤苦，言菩萨道不可得，是故为菩萨摩诃萨恶师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所是菩萨摩诃萨善师？当何从知之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其人尊重摩诃般若波罗蜜，稍稍教人令学成，教语魔事，令觉魔，令远离诸魔，是故菩萨摩诃萨、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三拔致谛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善师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何因菩萨名为菩萨，天中天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学诸经法悉晓了，于诸法无所著，尔故字为菩萨。”

须菩提复问佛：“悉晓知诸经法尔故字菩萨，何以故复呼摩诃萨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摩诃萨者，于天上、天下最尊，尔故字为摩诃萨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我亦乐闻，何以故为摩诃萨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乐闻者当为若说之。摩诃萨者，悉自了见，悉了知一切，人世间所有悉了知，人寿命悉了知，悉了知著断之事，便能随人所乐为说法，以是故名为摩诃萨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摩诃萨者，天中天，以得摩诃萨字，设菩萨心，无有心与心等者，无有能逮心者，诸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，心无所著心。何以故？是萨芸若心故，用无有余故，以是心无所著，是故号为摩诃萨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何因菩萨心无所著，须菩提？”

“心无所思，故无所著。”

分耨文陀尼弗白佛：“何因摩诃萨，摩诃萨者？何所菩萨，为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者大乘三拔谛、三拔谛者等住？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即为摩诃萨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摩诃僧那僧涅者，何因菩萨摩诃萨为摩诃僧那僧涅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念：‘我当度不可计阿僧祇人，悉令般泥洹。’如是赐般泥洹，而无有法般泥洹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譬若如幻师于广大处，化作众人满一城中，悉断所化人头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有所中伤死者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有中伤死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度不可计阿僧祇人赐般泥洹，无有人般泥洹者，闻是不恐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即为摩诃僧那僧涅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如我从佛闻念其中事，如是不为摩诃僧那僧涅。何以故？无有作萨芸若者，无有供养、无有作人者，何所人当作僧那僧涅？色，天中天，无著无缚无脱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天中天，无著无缚无脱。”

分漫陀尼弗问须菩提：“色无著无缚无脱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，乃有色不著不缚不脱，乃有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著不缚不脱。何所色，须菩提，无著无缚无脱？何所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？”

须菩提语分漫陀尼弗：“色如幻，无著无缚无脱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如幻，无著无缚无脱；无有边无著无缚无脱，恍惚无著无缚无脱，无所生无著无缚无脱，是故菩萨摩诃萨摩诃僧那僧涅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因菩萨摩诃萨为摩诃衍三拔谛？何所是摩诃衍？从何所住衍？衍为住何所？当从何所立衍中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摩诃衍，摩诃衍者，无有极不可得边幅。从何所自致立衍？摩诃衍者，从三界出立萨芸若中，亦不于衍有所立不立。何以故？立不立者，于法不知法，何所法当立者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摩诃衍，摩诃衍者，于天上、天下、人中极过上，其衍与空等，如虚空覆不可计阿僧祇人，尔故为摩诃衍。菩萨摩诃萨亦不见来时，亦不见去时，亦不见住处。于摩诃衍，天中天，不能得本，亦不能得当所来，亦不能得中间于三界见字为摩诃衍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尔故菩萨摩诃萨为摩诃衍。”

分漫陀尼弗白佛：“尊者须菩提，佛使说般若波罗蜜，乃说摩诃衍事为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我说般若波罗蜜得无过，天中天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所说般若波罗蜜不过，如毫毛适得其中。”

“复次，天中天，亦不见菩萨本，亦不见当来菩萨，亦不见菩萨中间。色无有边，菩萨亦无有边。色、菩萨不可逮，亦不可知，亦不可得。如是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亦不可知，亦不可得，当以何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摩诃萨说之？亦不得菩萨，亦不见菩萨，当以何法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转复相字为菩萨？云何，天中天，何所字我？我，天中天，我者亦灭，是者法之自然。何所是色其要不灭者？何所色为是？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。识者无有边，菩萨亦无有边。菩萨了不知处，亦不可见。

“天中天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了无有处，亦无可得，何所是菩萨摩诃萨当为说般若波罗蜜？于菩萨都不可得见，亦不知处，当从何法中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摩诃萨为得字者，如是字想？我，天中天，我亦灭，是法之自然。何所识要而不灭者？何所识于法之自然而不灭？不灭者，非法作，亦不无不灭。何无灭者？如般若波罗蜜，所说不作异灭。当从何法自致菩萨为住行者？其闻是者不恐不畏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熟思惟是时，为不入色，何以得色？无所生为非色，设非色为无色，亦无有生，从其中无所得字是色为法作数，是时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当视法思惟深入中，是时亦不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何以故？识无所生为非识，设非识为无识，亦无有生。从其中无所得字是识为法作数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所说法无所出生，设菩萨无所出生者，菩萨用何等故勤苦行菩萨之道？设用一切人故，何能忍是勤苦？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我亦不使菩萨忍是勤苦行，菩萨忍勤苦行是菩萨之道，不自念我忍勤苦行。何以故？菩萨心不作是念，便能为不可计阿僧祇人而作本，令悉安隐。念之如母，念之如父，念之如子，念之如身，菩萨摩诃萨当持心作是念。一切于菩萨不见，亦不知处，于内外法当作是念，当作是行，作是行者为忍勤苦行。设使菩萨，舍利弗，不见出生，菩萨为无所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菩萨无所生，萨芸若亦无所生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萨芸若亦无所生。”

舍利弗复谓须菩提：“萨芸若无所生，凡人亦无所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凡人者亦无所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菩萨无所生，菩萨法亦无所生。萨芸若无所生，萨芸若法亦无所生。凡人亦无所生，凡人法亦无所生。菩萨无所从生自致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从无所生法可入，亦不无无所从生法逮得。”

舍利弗复问：“其生生者乃能逮得法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所从生法为逮生，无无所生法是为逮得。”

舍利弗复言：“以生生者，为从无所生生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所生，无所生乐闻。”

舍利弗语须菩提：“无所乐生，是故为乐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所生闻，是为闻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以闻所语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无无所语，是为语。无所语，无所乐，是故语是故乐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所说于法中为尊。何以故？尊者须菩提，随所问即答悉报之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佛弟子所说法，皆悉如事随其所问即能解。何以故？随法如事故，亦不知所出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从何波罗蜜度菩萨摩诃萨？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从般若波罗蜜说是法时，若讽诵读，菩萨摩诃萨当知信之不疑，有随是法不增，不随是法者不减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随是法不增，不随是法亦不减。随法教一切人，随法者不失一切人，皆使得菩萨摩诃萨。何以故？一切人悉学法，其法俗如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所解法，如舍利弗言无异。何以故？人之自然当念知，人之恍惚当念知，恍惚人身难了知，当念知之。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法当作是守，当作是行。”

问品第二

尔时，释提桓因与四万天人俱来共会，四天王与天上二万天人俱来共会，梵迦夷天与一万天人俱来共会，首陀会天与五千天人俱来共会。诸天宿命有德，光明巍巍，得佛威神力，诸天光明悉不复见。

释提桓因白须菩提：“若干万千天人大会，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？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是若干万千天人乐闻者，皆听我当持佛威神力广为诸天人说般若波罗蜜。何所天人未发菩萨心者，今皆当行，以得须陀洹者不可复得菩萨道。何以故？闭塞生死故。正使是辈人索菩萨道，我亦劝助之，不断其功德，悉使取法中极尊，欲使极上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劝乐诸学乃尔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我当报恩，不得不报。何以故？过去时怛萨阿竭皆令弟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怛萨阿竭时亦在其中学，如是法中令自致作佛。天中天，因是故当报恩。今我复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亦当受复菩萨法，我亦复劝乐菩萨摩诃萨疾得成佛。”

须菩提语拘翼：“当所问者，但听所问：菩萨摩诃萨云何住般若波罗蜜？

“菩萨摩诃萨以空住般若波罗蜜，菩萨摩诃萨、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三拔谛，色不那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那中住，须陀洹不那中住，斯陀含不那中住，阿那含不那中住，阿罗汉不那中住，辟支佛不那中住，佛不那中住；

“有色不那中住，有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那中住，有须陀洹不那中住，有斯陀含不那中住，有阿那含不那中住，有阿罗汉不那中住，有辟支佛不那中住，有佛不那中住；

“色常无常不那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常无常不那中住；

“色若乐若苦不那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若苦若乐不那中住；

“色若空不空不那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若空不空不那中住；

“色是我所非我所不那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是我所非我所不那中住；

“须陀洹道不动成就不那中住，须陀洹道成已不那中住，何以故？七死七生便度去，是故须陀洹道不那中住；

“斯陀含道不动成就不那中住，斯陀含道成已不那中住，何以故？斯陀含一死一生便度去，是故斯陀含道不那中住；

“阿那含道不动成就不那中住，阿那含道成已便于天上般泥洹，是故阿那含道不那中住；

“阿罗汉道不动成就不那中住，何以故？罗汉道成已便尽是间无有余泥洹般泥洹，是故罗汉道不那中住；

“辟支佛道不动成就不那中住，辟支佛道成已过声闻道地，不逮佛道便中道般泥洹，是故辟支佛道不那中住；

“自致成佛，为阿僧祇人作本教，不可计阿僧祇人皆当般泥洹，佛所作为皆究竟已当般泥洹，亦不那中住。”

舍利弗心念言：“菩萨云何住？”

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即报之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佛为在何所住？”

舍利弗语须菩提：“佛无所住。怛萨阿竭心无所住止，亦不在不动处止，亦无动处止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，如怛萨阿竭不住，亦不不住，亦无无住，当作是学住。”

诸天人闻是，其心各作是念：“诸阅叉若大若小所语悉可了知，尊者须菩提所说了不可知。”

须菩提知诸天人心之所念，即报言：“是语难了！难了！亦不可闻，亦不可知。”

诸天人心各各复念：“是语当解！当解！今尊者须菩提，所知深入！深入！”

须菩提即复知诸天人心所念，语诸天人：“欲得须陀洹道，证以得须陀洹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欲得斯陀含道，证以得斯陀含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欲得阿那含道，证以得阿那含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欲得阿罗汉道，证已得罗汉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欲得辟支佛道，证已得辟支佛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欲得佛道，证已得佛道，不忍不那中住便度去。”

诸天人皆念言：“尊者须菩提所说乃尔，谁当听受是法者？”

须菩提知诸天人心所念，语诸天人：“幻人者当听我法，当受我法。何以故？从我闻法已，亦不作证。”

诸天人心各各复念：“云何幻人听法，与人等无有异？”

须菩提知诸天人心所念，语诸天人：“幻如人，人如幻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说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亦如幻耳，正使佛道我说亦复如幻。”

诸天人谓须菩提：“乃至佛亦复说如幻？”

须菩提语诸天人：“乃至泥洹亦复如幻。”

诸天人复问须菩提：“乃至泥洹亦复如幻云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诸天人，设复有法出于泥洹者，亦复如幻。何以故？幻人、泥洹赐如空所有。”

舍利弗、分漫陀尼弗、摩诃拘絺罗、摩诃迦栴延等共问须菩提：“般若波罗蜜实重深，何等人当受是法者？”贤者阿难亦尔。

须菩提报诸比丘言：“阿惟越致菩萨当受是法；若成就阿罗汉者，复有是法无有持者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说相如是，从中无所出。何以故？法中无所有，无所闻，无所得。如是法比，无所闻法，无所得法，从是法中无所受。”

释提桓因心念雨法宝：“尊者须菩提所说，我宁可化作华，持散须菩提上。”释提桓因即化作华，散尊者须菩提上。

须菩提即言：“是华不出于忉利天上，曾见是华，为从幻化。释提桓因所化散我上者，为从心树出，不从树木出生，是华为从心树出生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如所说华为从心树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拘翼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亦不从心树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以是故为非华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尊者须菩提所入慧甚深！甚深！所说不增不减，作是说法如须菩提，教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：“拘翼所言，如语无有异，是菩萨摩诃萨所学。菩萨摩诃萨作是学者，为不学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是菩萨为学萨芸若；作是学者，为学不可计阿僧祇法，不生色学，不生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学，不学受色，不学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不学受想法乐，亦不学受有所失，作是者为学萨芸若，为如萨芸若。”

舍利弗语须菩提：“作是学者，亦不受萨芸若，亦不失学，为学萨芸若，为如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作是学亦不受萨芸若，亦不失学，是为学萨芸若，为如萨芸若。”

释提桓因问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当云何求般若波罗蜜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当问尊者须菩提。”

释提桓因问尊者须菩提：“当持何威神恩而所学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所学者悉承用佛威神恩。属拘翼所问，菩萨摩诃萨当云何求般若波罗蜜？亦不可从色求，亦不可离色求，亦不可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求，亦不可离识求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非色，亦不离色；般若波罗蜜非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般若波罗蜜亦不离识。”

“般若波罗蜜，”释提桓因问须菩提，“摩诃波罗蜜无有边？摩诃波罗蜜无有极？”

须菩提语拘翼：“摩诃波罗蜜无有边，无有极。波罗蜜了不可见无有极，波罗蜜了不可极，人无极，波罗蜜亦无极。如是，拘翼，当云何求波罗蜜？于法中无有极，无有边际，亦无中间，亦不能得有所限，波罗蜜者亦复如是。复次，拘翼，法者无际无限，无有极，无有中间，无可得者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云何，尊者须菩提，人无极，波罗蜜亦无极？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：“都卢不可议计，正使倍复倍人亦无极，波罗蜜亦复无极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何缘人无极？波罗蜜亦无极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拘翼意云何？何所法中说人人之本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无有法作是说者，亦无法留置者。设有出者但字耳，无有作者但以字耳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释提桓因云何？能有人可得见者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不可得见。”

须菩提报释提桓因：“无有作者，何所有人？正使怛萨阿竭阿惟三佛寿如恒边沙劫说，有人生者灭者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无有人。何以故？本清净故。”

“以是拘翼，人无有极，当作是念般若波罗蜜。”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第二 功德品第三

尔时，诸因抵天、诸梵天、诸波耶和提天、诸伊沙天、诸那提乾天，同时三反作是称誉法：“贤者须菩提所说法甚深！怛萨阿竭皆从是生。其有闻者，若讽诵读有行者，我辈恭敬视如怛萨阿竭，我辈恭敬视菩萨摩诃萨持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诸天人：“如是，如是。昔我于提和竭罗佛前，逮得般若波罗蜜，我便为提和竭罗佛所授决言：‘却后若当为人中之导，悉当逮佛智慧。却后无数阿僧祇劫，汝当作佛，号字释迦文，天上、天下于中最尊，安定世间，法中极明，号曰为佛。’”

诸天人白佛言：“甚善！菩萨摩诃萨，天中天，行般若波罗蜜自致行到萨芸若。”

佛于天会中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：“今以四辈为证，欲天、梵天、阿陂会天皆共证知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有学般若波罗蜜持诵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魔若魔天、若人、若非人终不能得其便，亦不得横死。复次，拘翼，忉利天上诸天人，其有行佛道者，未得般若波罗蜜学诵者，是辈天人皆当往到善男子、善女人所。其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若行空闲屏隈之处，终不恐怖，无所畏惧。”

四天王白佛言：“我辈自共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持者诵者。”

梵摩三钵天及诸梵天人俱白佛言：“我辈自共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持诵者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我自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持诵者。”

释提桓因复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便得现在法。其受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为悉受六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其受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悉受六波罗蜜。复次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，拘翼且听，我说其人所得功德，上语亦善，中语亦

善，下语亦善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受教。”

佛语拘翼：“其欲于我法中有所娆害乱者，其人稍稍起恶意，欲来未至，中道而亡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用学般若波罗蜜持诵故，其人赍恶往来至，稍稍娆害，乱意自止，便屈还，终不至是者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，为悉自见得，用学持诵般若波罗蜜故。譬若有药，拘翼，名为摩祇，有蛇饥者行索食所当啖食，道逢虫豸，蛇欲啖之，虫行到摩祇药所，蛇闻药香即走还去。何以故？药力所却，蛇毒即歇，药力所厌。如是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其有欲害便自消亡，用般若波罗蜜威神力所却。”

佛言：“设有谋作者所从来处，便于彼斗，破坏不复成。四天王皆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若入般若波罗蜜中思惟者，自在所为，所语如甘露，所语悉尊重，瞋恚不生，不自贡高，四天王皆当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所语无有异，所言如甘露，所言不轻，瞋恚不起，自贡高不生。何以故？用学般若波罗蜜故，不受贡高，不受自用，不受瞋恚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心自生念：‘若有斗诤，常当远离。’面自羞惭，念是曹之恶而不可近，自念：‘我索佛道，不可随瞋恚语，疾使我逮好心。’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，为悉自见现在功德，其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亦尔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谁当，天中天，为般若波罗蜜者乃过诸恶上去，自在所作，无有与等者？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或过极难之中终不恐，正使入军不被兵。”

佛言：“我所语无有异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当是时念诵般若波罗蜜，正使于中当死，若怨家在中欲共害之，如佛所语无有异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终不于中横死。正使在中，若有射者，若有兵向者，终不中其身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罗蜜者，极大咒，持尊之咒。学是咒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不自念恶，亦不念他人恶，都不念恶，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当护一切人，学是咒者疾成得佛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书般若波罗蜜学持诵经者，若人、若非人不能害之，除宿命之罪不可请避。若佛初得道处，若有人从在方面来入其中，若鬼神、禽兽欲来娆者，终不能伤害。何以故？用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悉从是处自致成佛，以是故，不恐不怖，无所畏惧。般若波罗蜜者亦复如是，在所止处，一切皆为作礼恭敬护视之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若有，天中天，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者，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以是供养；若有持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舍利起塔，自归作礼承事，好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持用供养。”

佛问拘翼：“如是其福何所为多者？随所乐报。云何，拘翼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，自致萨芸若成佛身，出见从何法中学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？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怛萨阿竭从般若波罗蜜学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自致成阿惟三佛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不用身舍利故，为从萨芸若得佛。怛萨阿竭者，为从般若波罗蜜出。如是，拘翼，萨芸若身者为从般若波罗蜜出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为从萨芸若生，我得作佛身，我般泥洹已后，舍利亦得供养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学持诵行，自归作礼承事，以好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持用供养，即为供养萨芸若慧已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其有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虽不读，但供养作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从其中得功德无比。何以故？为供养萨芸若慧故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阎浮利人不供养事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辈人不知般若波罗蜜为尊，当得福无比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阎浮利人中，有几所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者？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阎浮利人少所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者，少少耳！及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者少少耳！能至行佛道者亦复少少耳！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至有索佛道行者亦复少少耳！求佛者不可计阿僧祇人欲作菩萨行，然后从其中出者若一若两在阿惟越致地立。以是故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行求佛道者，学持诵般若波罗蜜经，当为作礼承事恭敬。所以者何？用晓般若波罗蜜故。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本从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所学，我时亦在中学。怛萨阿竭般泥洹后，菩萨摩诃萨悉当受是般若波罗蜜。

“怛萨阿竭般泥洹后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取舍利供养，起七宝塔，尽寿自归，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捣香、泽香、烧香、杂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。如是于拘翼意云何？所作为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塔，拘翼，若满阎浮利七宝塔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香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且置是阎浮利所作塔，满四天下七宝塔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四天下塔，拘翼，譬如一天下，复次一天下，如是千天下，四面皆满七宝塔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、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复置千天下，拘翼，复次千小国土，如是中为二千国土，四面皆满七宝塔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二千中国土，拘翼，三千大千国土四面满中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天华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三千大千国土七宝塔，拘翼，若三千大千国土中，一切菩萨悉得为人，人人作七宝塔，是辈人尽形寿，持倡伎乐、歌舞、天杂香、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持用供养。云何，拘翼，是功德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其所作福德功德，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得福甚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中天。其自归般若波罗蜜作礼承事者，为供养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萨芸若已。”

释提桓因复白佛：“置三千大千国土人，人人所作七宝塔，如恒河沙佛刹满中人，人人悉起七宝塔皆供养，一劫复至一劫，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，以天上、天下诸伎乐持用供养；其福功德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其所得福出过彼上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如是，拘翼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从法中得福，极多不可计、不可议、不可称、不可量、不可极。何以故？拘翼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萨芸若者，为从般若波罗蜜出。如是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。如是，拘翼，是皆前世功德所致。”

佛言：“如恒边沙佛刹百倍，皆起七宝塔，不在计中千倍，不在计中百千倍，不在计中万亿倍，不在计中无数倍，不在般若波罗蜜供养计中。”

尔时，四万天子与释共来会者，皆谓释提桓因：“尊者当取般若波罗蜜，当诵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当学持诵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若阿须伦生念，欲起兵与忉利天共战，是时，拘翼，当念诵般若波罗蜜，阿须伦即休兵众即还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：“般若波罗蜜极大咒，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极尊咒，无有辈咒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般若波罗蜜为极大咒，般若波罗蜜为极尊咒，般若波罗蜜无有辈咒。是咒，拘翼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皆从是咒自致作佛；甫当来诸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皆学是咒自致得佛；今现在诸佛，皆从是咒自致作佛。是咒者，拘翼，出十善功德照明于世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、五旬照明于世。菩萨摩诃萨因沤和拘舍罗中，生十善功德照明世间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便得现在法听。”

释提桓因问佛：“云何当得今现在法听？”

佛言：“其人终不横死，终不中毒死，终不于溺死，终不兵死。若时时遭县官，若为县官所侵，当诵念般若波罗蜜，往到其所，终不得危害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所拥护。若为县官所呼召，当诵念般若波罗蜜，彼间若王、若太子、傍臣、所使与相见，即得好语，各皆欢喜。何以故？用学般若波罗蜜，慈心愍伤哀念一切人蜎飞蠕动故，其欲得害者不能得其便。”

佛说是时，有异道人遥见佛欲往乱坐。释提桓因自念言：“尽我寿常得在佛边受诵般若波罗蜜。异道人欲且来，必乱我令不得受般若波罗蜜。”释提桓因从佛所受诵般若波罗蜜。彼异道人即遥远所绕天中天一匝，便从彼道径还去。

舍利弗心念：“云何异道人从彼间中道而去？”

佛知舍利弗心所念，即言：“是异道人无有好意来，释提桓因念般若波罗蜜，以故中道还去。”

弊魔作是念：“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与四辈弟子共坐，欲天、梵天、诸天子悉复在中，无有异人。菩萨摩诃萨今受决者，当为人中之将，自致作佛，我当往乱之。”弊魔化乘一辕之车，驾四马，稍稍欲前到佛所。

释提桓因念：“弊魔乘四马之车，欲来到佛所，非国王洴沙驷马之车亦不类，国王波斯匿四马之车亦非类，释种、堕舍利种四马之车不类，是弊魔所作，常念索佛便，欲乱世间人。”

释提桓因常愿欲念诵读般若波罗蜜，即时心念般若波罗蜜且欲究竟，弊魔即复道还去。

忉利天上人持所化华，飞在空中用散佛上，皆言：“使般若波罗蜜得久在阎浮利，令人悉得闻见。”便复持天上若干种华已散佛上，皆言：“其有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守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为魔及魔天所得便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其闻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辈人其福功德不少，何况学诵持者！讽诵学已，复行教人，是人前世已为见佛从闻般若波罗蜜，何况学持诵已行如中事者！即为供养怛萨阿竭已。何以故？欲得萨芸若者，当从般若波罗蜜。譬如欲得极天宝者，天中天，当从大海；欲得萨芸若珍宝者，天中天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当从般若波罗蜜索之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为从萨芸若出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无有说檀波罗蜜者，亦不尸波罗蜜，亦不羼提波罗蜜，亦不惟逮波罗蜜，亦不禅波罗蜜，都无说是字者，但共说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天中天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般若波罗蜜，五波罗蜜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难，不作萨芸若，布施能为檀波罗蜜不？不作萨芸若，净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能为尸、羼、惟逮、禅、波罗蜜不？”

阿难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中天，无波罗蜜者为布施，萨芸若者是檀波罗蜜，无波罗蜜为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萨芸若者是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用是故，般若波罗蜜五波罗蜜中为最尊。譬如掘地，以种散其中，同时俱出生；如是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者，为生五波罗蜜，萨芸若者从般若波罗蜜成。以是故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，为极大尊，自在所教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说善男子、善女人从般若波罗蜜教学持诵者，说其功德未能竟。”

佛语拘翼：“我不说讽起者功德未竟。说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我说是供养功德耳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：“我自拥护视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供养，承事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者。”

佛语拘翼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诵般若波罗蜜时，若干百千天往到其所，听闻其法。若有于法不解，欲问法师适作是念，用兹法故应时各解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便得今现在法听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四辈弟子中说般若波罗蜜，其心都无所难，若形试者终不畏。何以故？为般若波罗蜜所拥护，其所形试者便即而去。”

佛言：“我了不见为般若波罗蜜者，何况欲形试般若波罗蜜！即是不能得见，为般若波罗蜜之所压服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无有敢轻易者，心亦无所畏恐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悉见今现在所作功德法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敬爱父母、沙门、道人、知识、兄弟、宗亲、中外，或时其欲说恶事者，持中正法为解说之。是者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便得今现在所作功德法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持经卷书，四天王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忉利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盐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心当知，无央数阿僧祇佛刹诸天人、龙、阅叉、犍陀罗、阿须伦、迦楼罗、甄陀、摩睺勒、人非人，当来到是间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各自便去，是即为施。

“兜术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尼摩罗提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间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波罗尼蜜和耶拔致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去。

“梵迦夷天、梵富楼天、梵波产天、摩诃梵天、卢天、波利陀天、卢波摩那天、阿陂亘须天、波利陀首呵天、阿波摩首天、首呵迦天、惟番罗天、阿比天、阿陀首天、首陀施天、阿迦腻吒天等诸天人，皆当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便各自去。

“乃至阿迦腻吒天常悉来下，何况，拘翼，三千大千国土诸欲天人、诸色天人！悉皆当来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各自还去。

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在所止处，常当完坚无有娆者，除其宿命不请，余不能动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便得今现在功德法，诸天来时当可知之。”

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何从知诸天来时，听受承事供养作礼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若见光明，知诸天、若龙、阅叉、犍陀罗来听受般若波罗蜜承事作礼，其心欢喜踊跃，知已为来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曾所不闻香，若闻香，当知鬼神来已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净身体，用净洁故鬼神皆大欢喜，数往到彼所，其人踊跃。如小天去大天来到，以是譬之，其威神甚尊，光明巍巍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常欢喜净洁住，其病终不著身，所止常得安隐，未曾有恶梦，梦中不见余，但见佛，但见塔，但闻般若波罗蜜，但见佛所坐树，但见法轮转，但见且欲成佛时，但见诸佛成得佛已转法轮，但见若干菩萨，但见说六波罗蜜种种为解慧，但见当作佛者，但见余佛刹，但闻佛尊法，但见某方某刹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若干百千弟子，若干亿弟子，佛在其中而说法。是者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梦中所见已便安隐，觉即身为轻不复思食，身如食软美而饱。譬若比丘得禅，从禅觉已其心软好，不大思食自软美饱。如是，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从觉已不大思食，自想身软美如饱。何以故？拘翼，其邪鬼神不敢近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为自见今现在功德法已，用学诵般若波罗蜜故。若有书写虽不诵读，但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或阎浮提中满怛萨阿竭舍利，若般若波罗蜜经，是二者欲取何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我宁取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，天中天，其舍利者，为从般若波罗蜜出而得供养。如我于诸天中而独持坐，或时不在座上，敢有天人来到者，皆承事为座作礼，所受教处便即而去。般若波罗蜜出者如是，天中天，出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舍利，为从萨芸若智慧出生。

“阎浮利中满怛萨阿竭舍利，正使天中天，三千大千国土满中舍利为一分，般若波罗蜜经为二分，我从二分之中取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舍利为从中出自到得供养。譬如负债之人，天中天，与王者相知，得甚敬爱，无有问者，亦无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边得威力故。天中天，以从般若波罗蜜者便出舍利，而得供养般若波罗蜜。譬若如王其住附者，辄为人所敬；怛萨阿竭舍利，为从萨芸若出生，便得供养。是天中天，萨芸若慧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为从般若波罗蜜出，当作是知。两分之中，我取般若波罗蜜。

“其受般若波罗蜜持者，譬如无价摩尼珠。天中天，其有是宝无有与等者，在所著处鬼神不得其便，不为鬼神所害；若男子、女人无大无小，其得取者，持是摩尼珠著身，其鬼神即走去；若中热者，持是摩尼珠著身上，其热即为除；若中风者，持是摩尼珠

著身上，其风即为除；若中寒者，持是摩尼珠著身上，其寒不复增即得除去；若夜时，持摩尼珠著冥中，即为悉明；若热时，持摩尼珠在所著处，即为大凉；若寒时，持摩尼珠在所著处，即为大温；在所置处，诸毒即为不行；若男子、女人无大无小，若蛇蝝所啮，持是摩尼珠著之，毒即自去。天中天，是摩尼珠之为极尊。若有人病目痛者，若得目冥，持是摩尼珠近，眼痛即为除愈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摩尼珠之德甚大巍巍，若著水中，水即如色；持若干种缯，郑重裹摩尼珠著其水中，水即随色；若水浊者，即时为清。摩尼之德而无与比。”

阿难问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天上亦有摩尼，阎浮利地上亦有摩尼，俱同摩尼，何有差别？”

即报阿难：“天上摩尼者，不与人间俱同。阎浮利所有，其光明自然不足言耳！如我所说，即知有异，其德甚尊十倍、百千倍、万亿倍、巨亿万倍。如我所语摩尼者，若著箧中，若著函中，其光明彻照于外。假使举珠出去，其处续明如故。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萨芸若之慧，至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般泥洹去后，舍利续得供养。舍利者，即为萨芸若之函器。

“复次，天中天，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舍利，乃至恒边沙佛刹满中舍利，合为一分，般若波罗蜜经为二分，我宁从二分之中，取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怛萨阿竭为从萨芸若生，其舍利者从般若波罗蜜出自致得供养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天中天，欲见今现在阿僧祇刹土诸佛，当承法如般若波罗蜜行，当作是念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过去时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自致成佛；甫当来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菩，悉从般若波罗蜜当自致成作佛；今现在无央数阿僧祇刹土诸佛，亦从般若波罗蜜自致成作佛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摩诃波罗蜜，天中天，一切人蜎蜚蠕动，若波罗蜜悉了知之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用是知故，昼夜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所以但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行余波罗蜜者何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悉行六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于菩萨摩诃萨为最尊。若所施与般若波罗蜜为出其上，戒者无所犯，忍辱者为自守，精进者不懈怠，一心者而不乱，悉见诸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譬若阎浮利地上，拘翼，种种树木若干种色，各各异叶，各各异华，各各异实，各各异种，其影者而无异，即皆悉相类。如是，拘翼，五波罗蜜为从般若波罗蜜出萨芸

若，种种展转相得无有异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极大尊之德无过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。不可计德无过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。无有已波罗蜜，天中天。若有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中复有书般若波罗蜜者持施与人，其福何所为多？”

佛言：“故问拘翼，自恣报之：若有怛萨阿竭舍利自供养，复分布与他人令供养之，中有自供养舍利不分布与人，其福何所多者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自供养舍利，天中天，复分与人，其福出彼上甚多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若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自归作礼承事，供养名华、好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幢幡，复书经卷分与他人令供养之，其福甚大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法师在所至凑，辄说经法分教于人，其功德甚大甚大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悉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持十善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若为人读其福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阎浮利，及四天下、诸小千国土、二千中国土、三千大千国土乃至恒边沙佛刹人，悉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持十善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，若为人读，其福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悉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、五旬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若为人读，其福倍甚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阎浮利，四天下及三千大千国土乃至恒边沙佛刹人，悉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及五旬悉令得成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若为人读，其福转倍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有人读般若波罗蜜者，复教余人令学之，其福甚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有人自学般若波罗蜜，复为人解其慧，得福转甚倍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云何学般若波罗蜜解中慧者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其不晓者为解说之。若有当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至阿惟三佛者，应学般若波罗蜜，反得恶师教学枝掖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问佛：“何谓为枝掖般若波罗蜜者？”

佛言：“甫当来世有比丘，欲学般若波罗蜜，为恶师所反教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何所为反教者？”

佛言：“教人学色之无常，令人于色求无常，作是行般若波罗蜜作无常，学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于识求无常，作是行般若波罗蜜，拘翼，是为枝掖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其人作坏色行，求色无常，坏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于识求无常。视其作是行者，若有黠慧，当持般若波罗蜜为解之，其福转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故阎浮利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得须陀洹道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教令学若为人读，其福倍益甚多。何以故？须陀洹道者，皆从般若波罗蜜出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阎浮利，正使三千大千国土乃至恒边沙佛刹人教令得斯陀含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教令学若为人读，其福德益甚多。何以故？萨芸若德成法听故，从般若波罗蜜中成得佛，便出须陀洹道

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悉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道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若为人读，其福甚多。以是故，皆从是法各各悉得，是般若波罗蜜之所致。何以故？为萨芸若法。以学萨芸若法，便能教成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。

“置阎浮利人，拘翼，及三千大千国土乃至恒边沙佛刹人，悉教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得成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与人使书之，教令学若为人读，其福益倍多。何以故？皆从般若波罗蜜，因萨芸若法德，用是故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用是故其福转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都使发菩萨心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与人使书，教令学为说之。若授与阿惟越致菩萨经书，其人当从是学深入般若波罗蜜，学知般若波罗蜜者转增益多，守无极知因得成就，以是故其福转倍，甚多！甚多！

“置阎浮利、三千大千国土，拘翼，及如恒边沙佛刹人，皆发心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人使书之，教令学为说之，及授与阿惟越致菩萨经书，使人当从是学深入般若波罗蜜，学知般若波罗蜜者转增益多，守无极知因得成就，以是故其福转倍甚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人使书之，为解说其慧令学之，及授与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经，为解中慧，其福转倍益多。

“置阎浮利、三千大千国土，乃至恒边沙佛刹人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心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人使书之，教令学入黠慧中，若授与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经，为解中慧，其福转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皆令如阿惟越致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随教人入般若波罗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从是辈中若有一菩萨，便作是语：‘我欲疾作佛。’正使欲疾作佛，不如人入般若波罗蜜者，其福转倍益多。

“置阎浮利、三千大千国土，及至恒边沙佛刹人，皆悉如阿惟越致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，若有教善男子、善女人入般若波罗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若有一菩萨从其中作是言：‘我欲疾作佛。’正使疾作佛，不如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人者，其福转倍益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中天。极安隐者，即菩萨摩诃萨令近佛坐，持衣、食床、卧具、供养、医药，所当得，不如持般若波罗蜜教授人者，其福转倍益多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，其得般若波罗蜜者，令近佛坐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拘翼，于尊弟子菩萨摩诃萨中乃作是观，诸声闻者因是而得成。是辈人不索佛道者，菩萨摩诃萨不当于中学，六波罗蜜不学是法者不得作佛。随法如学，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得至佛。”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第三 善权品第四

尔时，弥勒菩萨谓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摩诃萨劝助为福，出入布施、持戒自守者上，其福转尊极上，无过菩萨摩诃萨劝助福德。”

须菩提语弥勒菩萨：“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于阿僧祇刹土诸佛所而作功德，一一刹土不可计佛其般泥洹者，乃从发意已来自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至阿惟三佛者，乃至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者，然后至于法尽，于是中所作功德，其功德度无有极；及诸声闻作布施、持戒自守为福，于有余功德自致无余，诸有般泥洹佛于其中所作功德，至有净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以脱身、脱慧所见身；佛法极大哀不可计，佛天中天所说法，于其法中复学诸所有功德，乃于诸般泥洹佛法所作功德，都计之合之，劝助为尊。种种得中为极，是上极。劝助者是为劝助，劝助以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以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置是菩萨之人，持心能作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乃生作是心，欲有所得。”

弥勒菩萨语须菩提：“其不作是求，乃能有所得。其作是思想者，以为无黠——能生是意，用思想悔还，用信悔还——但用无黠故，还堕四颠倒，无常谓有常，苦谓有乐，空谓有实，无身谓有身，以故思想悔还，心悔还，信悔还。菩萨不当作是心有所求。于所求无处所，云何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弥勒菩萨谓须菩提：“不当于新学菩萨摩诃萨前说是语。何以故？或亡所信，亡所乐，亡所喜，亡所行，便从是堕。当为是菩萨摩诃萨可说闻者，在善师边者，当为是菩萨摩诃萨可说闻者，不恐、不怖、不畏，是菩萨摩诃萨能劝助为福，作萨芸若。持心作是劝助，心亦尽灭，无所有，无所见。何等心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？当以何心作？心无两对，心之自然，乃能所作。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：“新学菩萨摩诃萨闻是或恐或怖。若菩萨摩诃萨欲作功德者，当云何劝助其福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须菩提语弥勒菩萨：“当作护诸佛所，破坏众恶而断爱欲，等行如一，降伏魔事，弃捐重担，即自从所有勤苦悉为以尽，其知以脱心，即从计从阿僧祇刹土诸般泥曰者，于其中所作功德福，于诸声闻中复作功德，都计之合之，劝助为尊。种种德中无过劝助，其劝助者能为劝助，劝助以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何所是菩萨摩诃萨想，不还所信，不悔还？正使菩萨摩诃萨持心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其心无所想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正使心念自了知，是为想悔还、心悔还、所信悔还；正使心念复知是心，则是作是，为想悔还、信悔还。正使菩萨摩诃萨持心了知，当作是觉知，尽无所有，知尽者当知何心有所作，当了知心何所心法于法有所作，如法者为随法已，于作真为是作，即非邪作，是菩萨摩诃萨所作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作功德，若诸声闻下至凡人所作功德，若畜生闻法，及诸天、诸阅叉、乾多罗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勒、诸人若非人闻法者，发心所作功德，及初学菩萨道者，都计之合之积累为上，其劝助者能为劝助，是以极尊。种种德中无过劝助，是以劝助所当，劝助能为，劝助福用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正使复如是为尽法，于法无所生、无所灭、无所处治，无所生法，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法不了法，有反用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。是为无想，不悔还心，亦不悔还，所信不悔还，作是无所求，众所不逮，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作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不谛晓了知作福德者。所以者何？于身恍惚，于劝助福亦复恍惚，菩萨了知恍惚无所有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若于诸般泥洹佛所而作功德，持是功德欲作所求，其知自然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诸佛天中天，所著不著想，过去以灭亦无有想而不作想。其作想者，为非德菩萨摩诃萨，当学沤和拘舍罗。未得般若波罗蜜者不得入，已得般若波罗蜜乃得入，勿为身作识，用之有灭，以是故无有身身。有德之人，有想便碍，反欲苦住。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菩不学作是德持劝助。何以故？用不正，故视般泥曰佛而反有想，以故为碍，所作功德，为不及逮，反欲苦住。其不作想者，是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之德，其作想

者譬若杂毒。何以故？设美饭以毒著中，色大甚好而香，无不喜者，不知饭中有毒。愚闇之人食之欢喜饱满，食欲消时久久不便身。不知德行者，甚之为难，不晓将护，不晓中事，不能解知。作是行德者，为如杂毒之食语。善男子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持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以脱身、脱慧所见身，及于声闻中所作功德，佛天中天所说，若复辟支佛所而作功德，都劝助之，劝助以持是福德，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持所作为想，用是故譬若杂毒。

“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，何所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功德？当云何劝助作福成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是菩萨随怛萨阿竭教者，是即为作智、佛功德，所生自然及其想法，所有持是福作劝助，因其劝助自致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菩萨摩诃萨作是施者无过，终不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佛所语皆至诚。

“复次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施，如净戒，如三昧，如智慧，如以脱，如脱慧所见身，无欲界、无色界、无无色界，亦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亦无所有，无所有施亦复无所有，其作是施为以如法，法亦无所有，作施者为成所施无有毒，其作异施者为作反施。是菩萨摩诃萨所施以如法者，佛天中天，所知是即为施，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所作为如佛，是即为菩萨摩诃萨所施。三千大千国土人悉念慈哀等护心，无过菩萨摩诃萨上头所施，是即为极尊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三千大千国土人悉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使如恒边沙佛刹人皆供养是菩萨，震越、衣被、饭食、床、卧具、病瘦医药如恒边沙劫供养，随所喜乐作是布施。云何，须菩提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劝助功德福过其上不可计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代劝功德福者，如恒边沙佛土不能悉受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若有菩萨持般若波罗蜜者，所作施为过其本所施上，以无能过劝助所施上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倍、巨亿倍。”

尔时，四天王天上二万天人悉以头面著佛足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其功德甚大尊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忉利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

乃作是施，极大施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盐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兜率天上诸天人以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皆作是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尼摩罗提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波罗尼蜜和耶拔致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杂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彩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，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福楼天、梵波利产天、卢天、波利陀天、卢波摩那天、阿陂会天、首诃天、波利首诃天、阿波摩首天、首呵迦天、比伊潘罗天、阿比耶天、须陀施天、尼天乃至阿迦腻吒天等诸天人，悉以头面著佛足，皆言：“甚善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极为大施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佛语首陀卫诸天人：“置三千大千国土中，菩萨摩诃萨及恒边沙佛刹人，悉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复有恒边沙佛刹人，都共供养是辈菩萨摩诃萨，震越、衣服、饭食、去来卧具、病瘦医药供养，如恒边沙劫，随所乐喜作是施与，若复过是者，不及菩萨摩诃萨劝助之施。为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净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以脱身、脱慧所见身及诸声闻身，其中者所作功德都共计之合之，及不劝助。若劝助者，以是极尊无能过者，作是劝助以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属天中天所说，都共计之合之，极尊无过劝助。悉代劝助，劝助已，菩萨摩诃萨从是中得何等法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道德之人当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法无所取，亦无所舍，亦无所知，亦无所得。其法者，为无所生法，亦无所灭。法者亦无从生，法亦无所从灭，于法中了无所生者，法亦无所从有而灭，是者法之所法。我代劝助之，是为劝助，作是施者

疾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劝助为尊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，代作布施者劝助，代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而劝助之，代以脱者劝助之，代脱慧所见身劝助之，作是代劝助，其脱者是为布施，其脱者是为忍辱，其脱者是为精进，其脱者是为一心，其脱者是为智慧，其脱者是为脱慧，其脱者是为脱慧所见身，其脱者是为以脱，其脱者代其劝助，其脱者是为法，是故当来未有如其脱者令阿僧祇刹土诸佛天中天现在者，其脱者是即诸佛弟子，其脱者以过去诸佛弟子，其脱者今现在诸佛弟子，于是法中无缚无著无脱，如是法者，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所施为从中无有能过者，无有能坏者。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劝助之为尊。

“如恒边沙佛刹中，菩萨悉寿如恒边沙劫，恒边沙佛刹人都悉供养诸菩萨摩诃萨，震越、衣服、饮食、床、卧具、病瘦医药乃至恒边沙劫，须菩提，皆持戒、忍辱、于精进而不懈、于禅悉得三昧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若干巨亿万倍，不如劝助功德福，最尊出其上。”

地狱品第五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多所成。

“天中天，因般若波罗蜜，无不得字者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为极照明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为去冥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者，无所著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为极尊。

“天中天，无目者，般若波罗蜜为作眼。

“天中天，其迷惑者，般若波罗蜜悉授道路。

“天中天，萨芸若者，即般若波罗蜜是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菩萨摩诃萨母。

“天中天，无所生、无所灭，即般若波罗蜜是。

“天中天，具足三合十二法轮，为转是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其困苦者悉安隐之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于生死作护。

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，于一切法悉皆自然。

“菩萨摩诃萨，当云何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，天中天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世多罗者，因般若波罗蜜住。其敬佛者，当自归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心念：“尊者舍利弗何因发是问？”即时，释提桓因谓舍利弗：“何因尊者乃作是问？”

舍利弗谓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护，因其劝助功德福持作萨芸若，过菩萨之所作为——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上。譬若如人从生而盲，若百人、若千人、若万人、若千万人，无有前导，欲有所至若欲入城者，不知当如行；如是，拘翼，五波罗蜜者亦如盲无所见，离般若波罗蜜者，如是欲入萨芸若中，不知当如行。般若波罗蜜即五波罗蜜之护，悉与眼目。般若波罗蜜者是护，令五波罗蜜各得名字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当云何守入般若波罗蜜中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色者不见所入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见所入，视五阴亦不见所入，是为守般若波罗蜜。”

“如是者，天中天，以为守般若波罗蜜。作是守者，为逮何法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无所守是为逮法守，为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逮萨芸若者，亦不能得逮，亦不逮守，于生死亦无所逮，当云何逮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无所逮故能为逮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，如般若波罗蜜！于诸法，诸法无生无所灭，当何所住？”

“无有住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或时作是念，便离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傥有所因，便念般若波罗蜜，知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，无近无远，是故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，为信何法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色，亦不信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有不信须陀洹道，不信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摩诃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即般若波罗蜜是。”

佛谓须菩提：“云何知摩诃波罗蜜？因般若波罗蜜是。须菩提，于色无大无小，不以色为证，亦不为色作证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亦无大无小，于识不以为证，亦不为识作证；便于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致十种力即不复为弱。萨芸若无广无狭。何以故？无广无狭萨芸若知于般若波罗蜜无所行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无所有。若人若于中有所求，谓有所有，是则为大非。何以故？人无所生，般若波罗蜜与人俱皆自然。人恍惚故般若波罗蜜俱不可计，人亦不坏般若波罗蜜亦如是。人如般若波罗蜜者，便得成至阿惟三佛。人亦有力故，恒萨阿竭现而有力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甚深，天中天！若有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者，不说其中短，亦不狐疑，其人从何所来生是间？为行菩萨道已来，几闻解般若波罗蜜事随教入中者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从他方佛刹来生是间，是菩萨摩诃萨于他方供养佛已从受决，闻般若波罗蜜故，以是复闻般若波罗蜜，自念言：‘我如见佛无异。’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，可得见闻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可得见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是菩萨随深般若波罗蜜者，行已来为几闻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非一辈学，各各有以供养若干百佛、若干千佛悉见已，于其所皆行清净戒已。

“若有于众中闻般若波罗蜜，弃舍去为不敬菩萨摩诃萨法，佛说深般若波罗蜜，其人弃舍去不欲闻之。何以故？是人前世时闻般若波罗蜜，用弃舍去故，亦不以身心，是皆无知之人所致。用是罪故，若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复止人不令说之；止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止萨芸若；其止萨芸若者，为止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；用是断法罪故，死入大泥犁中，若干百千岁，若干亿万岁，当受若干泥犁毒痛甚不可言，其中寿尽转生他方摩诃泥犁中，其寿复尽展转到他方摩诃泥犁中生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其罪为堕五逆恶。”

佛谓舍利弗：“其罪虽喻不可引譬。若讽诵读深般若波罗蜜时，其心疑于法者，亦不肯学，念是言：‘非恒萨阿竭所说。’止他人言：‘莫得学。’是为以自坏复坏他人

，自饮毒已复饮他人毒，是辈人为以自亡失复失亡他人，自不晓知深般若波罗蜜转复坏他人。是曹人者不当见之，舍利弗，不当与共坐起、言语、饮食。何以故？是曹之人诽谤法者，自在冥中，复持他人著冥中，其人自毒杀身无异。断法之人所语，有信者，用其言者，其人所受罪俱等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用诽谤佛语故。诽谤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悉诽谤诸法已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愿闻诽谤法者，受形何等像类？许不知其身大如？”

佛谓舍利弗：“是诽谤法人傥闻是事，其人沸血便从面孔出，或恐便死，因是被大痛。其人闻之，心便愁毒而消尽，譬若断华，著日中即为萎枯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愿为人故当说之，令知其身受形云何，当为后世人作大明。其有闻者畏惧，当自念：‘我不可诽谤断法如彼人。’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为示人之大明，以所因罪受其身，甚大丑恶，极勤苦臭处诚不可说，其苦痛甚大而久极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语，自足以不敢复诽谤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闻，是人但坐口所言乃致是罪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愚痴之人于我法中作沙门，反诽谤般若波罗蜜，言非道。止般若波罗蜜为者，止佛菩萨；以止佛菩萨者，为断过去、当来、现在佛萨芸若；已断萨芸若者，为断法；以断法者，为断比丘僧；以断比丘僧者，为受不可计阿僧祇之罪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断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为几事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以为魔所中，是善男子、是善女人不信不乐——用是二事故，能断深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断般若波罗蜜者复有四事。何谓四事？随恶师所言；不随顺学；不承至法；主行诽谤，索人短，自贡高。是为四事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少有信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不晓了是法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少有信般若波罗蜜者，不晓法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深般若波罗蜜少有信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色无著无缚无解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为色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识之自然为识。过去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过去色之自然故。当来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当来色之自然色故。今现在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色故。过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过去识之自然故。当来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当来识之自然故。今现在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识之自然故。用是故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甚深少有信者。”

清净品第六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少有晓者，将不狎习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般若波罗蜜少有晓者，用是不狎习之所致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色清净，道亦清净故，言色清净、道亦清净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清净故，言道亦清净，是故识亦清净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色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，色亦清净，是故色清净、萨芸若亦清净等无异。今不断前，前不断后，故无坏，以是故前为不断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清净者，天中天，为甚深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为极明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有垢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瑕秽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所有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欲无所欲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色而无色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无所生为色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有智而无智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智者而无智者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色而有智无有智者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而无有智，无有智者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亦清净，天中天。萨芸若者不增不减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清净，于诸法无所取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我者清净，色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故曰我清净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清净，道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无端绪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无有边，色亦清净无边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无有边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无有边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晓知清净者，即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是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在彼，亦不在是，亦不离是，亦不在中间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知是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有想者，便离般若波罗蜜远已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。有字者便有想，以想故著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难及波罗蜜！天中天，安隐决于著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问须菩提，何所为著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知色空者是曰为著，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是曰为著，于过去法知过去法是曰为著，于当来法知当来法是曰为著，于现在法知现在法是曰为著，知法者为得大功德，发意菩萨是即为著。”

释提桓因问须菩提：“何谓为著，须菩提？”

“心知，拘翼，持是知心，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心者本清净，能可有所作？善男子、善女人其菩萨者，劝人教人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，为说正法，自于身心无所失于佛种有所造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以离诸著，为弃本际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令菩萨摩诃萨知本际为觉著事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有著甚深微妙，我今说之，谛听！谛听！上中下言悉善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愿乐欲闻。”

佛言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念欲作，想随所想，是故为著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天中天，于无余法代劝助之，是为劝助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于法者而无法故，曰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以是不可有所作，亦不可有想，亦不可作因缘，有不可见闻，不可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其本甚深清净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今日归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法无作者故，得成阿惟三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诸法实无作阿惟三佛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有两法，用之本净故，曰为一。其净者，于一切亦无作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以离诸著，为弃本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难了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如是无有得阿惟三佛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可计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非心之所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无有作者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无有作者，故无所著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不想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色不满色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色不满为非色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满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于著无所著，是实为不著。”

佛言：“不著色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色为不著，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为不著，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亦不著。所以者何？以过诸著故，复出萨芸若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所说法甚深难逮，天中天！若所说不增，不说者亦不减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譬若恒萨阿竭，尽寿称誉空，空亦不增；若不称誉空，空亦不减。譬如称誉幻人者亦不增，不称誉者亦不减，闻善亦不喜，闻恶不忧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于法各各讽诵学之，法亦不增不减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甚慊苦行般若波罗蜜，若有守般若波罗蜜者，其不懈、不恐、不怖、不动、不还。何以故？守般若波罗蜜者为守空故。一切皆当为菩萨摩诃萨作礼，用被僧那大铠故与空共战，为一切人故著僧那，为一切人故而举空，是菩萨摩诃萨为极大勇猛。天中天，用空法故，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成阿惟三佛。”

有异比丘心念之：“当自归般若波罗蜜，为无所生法，亦为无所灭法。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：“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者，为随何教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随空教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何所随空教者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欲寂静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为知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其受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当护几何间？”

须菩提谓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能见法当所护者不？而言欲护之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不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随般若波罗蜜教作者是为以得护，若人、若非人终不得其便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菩萨摩诃萨护空者，为随般若波罗蜜行已。云何，拘翼，能可护响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不能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其法亦如响，以知是者亦复无想，以无想念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用佛威神，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、诸释梵及诸尊天，一切皆来到佛所前，为佛作礼，绕竟三匝各住一面。诸天天王、释梵悉承佛威神，念诸千佛皆字释迦文，其比丘者皆字须菩提，问般若波罗蜜者皆如释提桓因。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第四 本无品第七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诸法随次者，天中天，是为法语，故曰无所损；诸法者，为无有端；其法相者，为无所碍；如空法者，为无所生；诸所生不可得，是为法生，故无所得。”

诸欲、诸梵天子俱白佛言：“其寂者，即佛弟子，今尊者须菩提所说者悉空。”

须菩提语诸天子言：“为随怛萨阿竭教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知随怛萨阿竭教？”

须菩提复言：“如怛萨阿竭本无，是为怛萨阿竭教。诸过去、当来、现在悉为本无。”

佛言：“随本无者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诸法亦本无，如诸法本无，怛萨阿竭亦本无，一切本无，悉为本无，是为须菩提以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无有异随本无者，是为怛萨阿竭教。不异无有异随怛萨阿竭者，为随本无。本无者，是为怛萨阿竭。立须菩提之所立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如怛萨阿竭本无无所碍，诸法亦本无无所碍。是者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已。

“如怛萨阿竭本无者，于法亦本无，一本无等无异。我者亦无，作者本无，亦无作者，一切皆本无，亦复无本无。如本无，本无我者亦尔故。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如怛萨阿竭本无不异无有异，是故诸法亦本无不异无有异，是为怛萨阿竭本无，亦不坏，亦不腐，不可得。是者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怛萨阿竭与诸法俱本无，无异亦无异，本无亦不有异，本无悉皆是本无。如须菩提所随者，以入不可计，人亦复无所入，是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怛萨阿竭者是为本无，亦不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；及诸法悉皆本无故，亦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。如是者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以如来本无者，即曰怛萨阿竭教。怛萨阿竭者即是本无，当来亦本无，过去亦本无，现在亦本无。以随过去本无，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；以随当来本无，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；以随现在本无，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；以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本无，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；以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本无，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等无异。如诸法本无，是者，须菩提，等无异为随怛萨阿竭教，等无异是为真菩萨之本无，自致阿惟三佛，亦俱等本无。以如本无者，便得本无如来名，地即为六反震动，怛萨阿竭因是本无而得成。是故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为不随色，为不随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亦不随须陀洹道，亦不随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。是者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本无者甚深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如是本无实甚深。”

说本无时，三百比丘皆得阿罗汉，五百比丘尼皆得须陀洹道，五百诸天及人悉逮得无所从生法乐忍，六十菩萨皆得阿罗汉道。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辈菩萨，供养过去五百佛已，皆作施与，护于净戒，成于忍辱，所作精进，定足于禅。以不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虽是菩萨摩诃萨有道意，入空、无相、无愿，离于沤和拘舍罗者，便中道为本际作证得声闻。

“譬如有大鸟，舍利弗，其身若四千里、若八千里、若万二千里、若万六千里、若三万里，从忉利天上，欲来下至阎浮利地。是鸟而无翅，反从忉利天上自投来下。云何，舍利弗，是鸟欲中道还上忉利天上，宁能还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能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是鸟来下至阎浮利地，欲令其身不痛，宁能使不痛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能，天中天。其鸟来下，身不得不痛，若死，若当闷极。何以故？其身甚大而反无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舍利弗，正使菩萨摩诃萨如恒边沙劫，作布施，护于净戒，成于忍辱，所作精进，定足于禅，发心甚大，欲总揽一切成阿惟三佛，不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，便中道堕落在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如是，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，为不持戒三昧，若智慧，若脱慧，若见慧，而反作想，是为不持怛萨阿竭戒三昧。智慧，若脱慧，若见慧，为不知怛萨阿竭教而晓知，但闻空声想之，如所闻持欲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会不能得，便中道在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何以故？如是为不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我念佛之所说，其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，便不能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当黠学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。”

诸欲天、诸色天子俱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甚深，难晓难了！泊然者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诸天子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者甚深难晓了，泊然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难晓了，天中天。如我念是慧，其为泊然者，乃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亦不于是有得阿惟三佛者故曰法空，无作阿惟三佛用法空故，于法亦不能得当作阿惟三佛者，故诸法悉空，于法无所有，是为法语。无作阿惟三佛故曰法空，无作阿惟三佛者，亦无得阿惟三佛者，其念一切诸法悉空。随是者，天中天，而泊然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如所说者，泊然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甚难。何以故？空不念‘我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’，如是法者易得阿惟三佛。何以故？如恒边沙等菩萨云何转还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当作是知，不为泊然者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谓舍利弗：“用色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用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能有异色得法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能有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得法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色本无，宁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本无，宁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云何，舍利弗，能有异色本无，于法得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能有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本无，于法得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云何，舍利弗，本无为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能有异本无，于法得还不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设于是法不得，何所法还者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如所说法，无有菩萨还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之人而有三德，是怛萨阿竭所说，一者佛衍菩萨而不计三，如须菩提所言。”

分耨文陀尼弗语舍利弗：“须菩提所说一道者而当问之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欲问所说一道佛衍菩萨事，须菩提。”

“欲问所说一道佛衍菩萨事，”须菩提言，“云何，舍利弗，于本无中能见三道，是为声闻、辟支佛？”

佛语舍利弗言：“不见本无中得二事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本无者为一不？是故曰得。若菩萨摩诃萨闻本无心不懈怠，是菩萨摩诃萨会致至菩萨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如所说无异，悉佛威神之所致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本无无有异。若菩萨心不懈怠会至菩萨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何谓为菩萨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则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谓菩萨摩诃萨欲成者？云何住？”

佛言：“视一切人，皆等其心不异，无有害意，以慈心向人若身无异，其心柔软，其心加哀，其心无瞋恚，无所碍心，无所娆心，视之若父母无异，是心菩萨摩诃萨所住，当作是学。”

阿惟越致品第八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何以比观其相行，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于凡人及声闻、辟支佛，乃至怛萨阿竭道地，闻悉本无而不动摇，亦无有异，于其法亦本无，是为本无于不动摇，是即为度。如所闻不转，亦不有疑，亦不言是，亦不言非，如本无者为无所失，其所语不轻，不说他事但说中正，他人有所作亦不观视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者，不形沙门、婆罗门面类，是为沙门，是为婆罗门，所见知悉谛了，终不祠祀跪拜余天，不持华香而奉上之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终不生恶处，不作妇人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终不离十善，身自不杀，教人不杀，身自不盗，不淫泆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妄言，不绮语，不妒嫉，不贪余，不疑乱，身自作正，教人守正，是为十善，又于梦中自护不失十善，是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于梦中面自见十善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心所学法，持欲安隐一切人，悉为说法是为法施，令一切皆得法所，是即为法施，于一切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若王者，为人中之雄，持所知名慧，闻说深法终不有疑，不有疑不言不信，所言柔软，所语如蜜，复少睡卧，出入行步其心不乱，徐行安步举足蹈地择地而行，及所被服衣中无蚤，常而净洁无有尘垢亦无有忧，身中都无八十种虫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所有功德，过出世间功德上，稍稍欲成满其功德转倍故，其身清净，心亦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心清净？当何以知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所作功德转倍益多稍稍极上，其心自在而无所碍，其功德悉逮心故清净，过声闻、辟支佛道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心清净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不求财物，若供养者无有悭贪，说深法时无有厌极正作在知；其欲闻深法者，持般若波罗蜜为正之；其有作余道若世事者，持般若波罗蜜主为正之；其不解者，以般若波罗蜜便为解之；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至者弊魔便来，致所化作八大泥犁，一泥犁化有若干百千菩萨，便指示言：‘是辈人者皆从佛授决已，皆是阿惟越致。今悉堕泥犁中，皆佛之所授决。设若作阿惟越致授决已者，当疾悔之，我非阿惟越致。设若言尔者，便不入泥犁，当生天上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设是心不动者，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”

佛言：“我所语者无有异，设当生恶处者，佛语为有异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弊魔化作沙门若用被服，到菩萨摩诃萨所言：‘若前从我所闻，从我所受，今悉弃舍，皆不可用。若今当自悔其过，若疾悔之随我言者，我日日自来问讯。若设不用我言者，我终不复来相视。若莫复说是语，非佛所说，是皆他余外道之造作，今我所语是佛所说。’”

佛言：“其闻是说而动转者，当知其人不从过去佛授决来在菩萨摩诃萨举中，多有菩萨摩诃萨未在阿惟越致其界。设不动转者，念法无有生死，念无有生死信他人言。譬若比丘得罗汉者，不随他人所言，眼悉见法以为作证，是为无所有，终不可动，是菩萨

摩诃萨亦不可动。如声闻、辟支佛道地所念法众不复还，是菩萨摩诃萨正向萨芸若不可复还。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弊魔到菩萨摩诃萨所化作异人：‘若所求者甚为勤苦，非萨芸若行。若致负是勤苦为，若用是勤苦为作，不当自还厌耶？当复于何所更索是躯？汝何不早取罗汉，用佛为求耶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不动转者，弊魔复弃舍去，更为方略，化作若干菩萨，在其边立，复生指语之：‘若见是菩萨不？皆供养如恒边沙佛已，皆与衣服、饭食、床卧、医药悉具足，皆于恒边沙佛所悉行清净戒，皆从受事闻其中慧当所施行，其所求者为悉学已，所住如法，今皆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作是学已，作是受已，作是行已，不能得萨芸若，何况若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不动者，弊魔便去，更化作比丘，作是言语：‘是悉罗汉，过去世时皆行菩萨道，今悉取罗汉。今是尚如是比丘，若当从何所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虽从异处闻是言，续作其行心不动转，亦无有异心，觉知魔为。”

佛言：“若有学波罗蜜随其行者，不得萨芸若，当从何所得？佛所语者为无有异，其作是学，其作是行如般若波罗蜜者，心不动摇，设是不得萨芸若，佛语为有异。佛所语者，终不有欺，是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。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弊魔往到阿惟越致菩萨所，作是晓言：‘萨芸若者如空，是法不可得边幅，是法不可得穷极有所可得。何以故？无阿惟越致，亦无得阿惟三佛者，今我观视其法都卢皆空，若之所作是为勤苦。’不当觉知是魔所为，云何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是非佛所说。”

佛言：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当如是知，当作是念为魔事，其心正直而不动摇，用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欲作第一禅、第二禅、第三至于第四禅三摩越，随是四禅而不录禅，因是为三摩越，为人欲故，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不求称誉其名字者，若称说者，不念所欲其心广大，但念一切悉令得安，行步坐起其心不乱，出入用意当而至诚，不求有力，不他淫欲，若欲往来自患其欲，于欲常有恐怖。譬若男子过大空泽之中，若欲饮食，畏于贼

盗，疾欲发去，自念何时当到聚落安隐之处疾得脱去。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爱欲有往来时，自念所作是为不可，是即为非皆悉不正，非我法之所作，亦不念余恶。何以故？欲使一切皆得安隐。”

佛言：“其作是念皆是般若波罗蜜威神之力，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和夷罗洹阅叉常随从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其余鬼神不敢附之，终不失志，其心不乱；其身亦不妄起，身体完具无所缺减；为人雄不诱他人妇女，若为作符、若咒、若药都不为是，亦不自为，亦不教人为，是为菩萨之净；不说男子事，亦不说妇人事都无是憍，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不与聚会人从事，亦不与王者，亦不与贼，亦不与兵，亦不与军，亦不与聚邑，亦不与城郭，亦不与世俗，亦不与女人，亦不与男子，亦不与余道，亦不与谷，亦不与酒，亦不与祠，亦不与杂色，亦不与华，亦不与香，亦不与调戏，亦不从悔，亦不从利，亦不作若干种，亦不与所有从事；但与般若波罗蜜从事，不离萨芸若常念不忘，亦不与斗从事，自守如法，常行中正，不从非法；常称誉贤者以为上头，常于人欲作亲厚，不作怨恶，但求怛萨阿竭法；则欲求生异方佛刹，作是求将不生彼间，用是故常得见佛，复得供养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；或从欲、从色、从无色，去其彼间来生中国，若在善人家，若黠慧中生，若在生谈语之中，若在晓经书之家，不喜豫少事有生于边地，悉生大国中终不犯法，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亦不言‘我是阿惟越致’，亦不念‘我是阿惟越致’，亦不自疑‘我不在阿惟越致地’。譬若男子得须陀洹道，于其道地终不有疑，魔事虽起即悉觉知，既起者不随其计；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亦如是，自于道地终不有疑亦不懈怠，魔事虽起即悉觉知，既起者不随其计。譬若男子作恶逆者，其心终不有忘，至于命尽其心终不可转；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者，终不可移其心忠正立，于阿惟越致菩萨心终不可动，天上、天下终不可转，魔事虽起即悉觉知，既起者不随其计，自于道地终不有疑，亦无声闻、辟支佛心，终不念言佛之难得，其地安隐端自坚住无有胜者。何以故？如是住者无有能过。弊魔大愁便化作佛，往到其所言：‘若当取罗汉证，证如来授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比亦不得相，其如心比者，用是相行具足，能为菩萨摩诃萨，或尚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当何当因得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菩萨摩诃萨心不动转，知是菩萨摩诃萨从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授决已。设复作是念者，知魔作佛像来，是男子知即非佛，是魔所为，其作是作以应阿惟越致地。如佛所说魔事无有异，其作是视，其作是念，知魔所为欲使我转。”

佛言：“设不动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从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以授决，住阿惟越致地已。何以故？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审阿惟越致。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用法故不贪所有，亦不惜身寿命。是菩萨摩诃萨欲悉受法，为护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有法。其欲护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法，以为人数，是即为决，是为护法。用是故，无所惜亦不惜命身，未曾懈时，无有厌极，如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之所说法，未曾有疑，亦不言非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怛萨阿竭之所说法，亦不疑不言非，为于声闻说法，亦不有疑，亦不言非。”

“诸声闻之所说法，于其中亦不疑，亦不言非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为逮无所从生法乐忍，用是比观其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”

恒架调优婆夷品第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大哉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！从大功德自致阿惟越致，乃从恒边沙等为以应相。今天中天说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之所施行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汝之所问是为甚深，是即为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生死、无所生、无所有、无所欲，是为灭，泥洹者是为限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泥洹者是限，非是诸法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诸法甚深。何以故？色者甚深，须菩提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甚深，阴亦甚深，如色甚深者。何谓，须菩提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之甚深？有甚深者，非色之甚深，是为色之甚深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，是识为甚深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大哉微妙！色之稍从泥洹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为稍从泥洹。甚深，甚深者，般若波罗蜜，菩萨摩诃萨思惟念是为住，如般若波罗蜜教，为学般若波罗蜜。是菩萨摩诃萨随是思想，惟念如空教，应行一日，甚深不可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应行一日者，为却几劫之生死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譬若淫泆，有所重爱端正女人与共期会，女人不得自在。云何，须菩提，其男子宁念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用女人故，思念甚多，无有忘时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男子，所念一日其心不转；是菩萨摩诃萨念般若波罗蜜，应行一日却生死若干劫已。其如般若波罗蜜教，如中所说学，思念随行一日者，是菩萨为却恶除罪已。若菩萨摩诃萨离般若波罗蜜者，正使布施如恒边沙劫，不如菩萨摩诃萨随般若波罗蜜教应行一日者，其功德出彼上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摩诃萨寿如恒边沙等劫，持所布施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而离般若波罗蜜；若有菩萨摩诃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其功德出彼菩萨寿如恒边沙劫布施、持戒者上；若有菩萨摩诃萨念般若波罗蜜起便说法，其功德复出彼菩萨上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为以法施，其功德复转倍。若菩萨摩诃萨作法施者，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若有菩萨摩诃萨法施者而不守中，其功德不如菩萨摩诃萨作法施而复守中；若有持般若波罗蜜者不离守中，是菩萨摩诃萨其功德甚多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一切无生死，若有不动，天中天，此二事何功德为甚多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于福生死，于功德生死，所行般若波罗蜜，乐于空，乐于无所有，乐于尽，乐于无所得，念是时，为不离般若波罗蜜。若不离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得不可计阿僧祇功德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天中天之所说，何谓不可计阿僧祇功德？有何差特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阿僧祇者，其数不可尽极。不可计者，不可量计之，了不可得边幅，尔故为不可计阿僧祇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佛说不可计者，色亦不可计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计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所言，色亦不可计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计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谓为不可计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空故不可计，无相、无愿故言不可计。如是者，不可计即为是空，亦无异法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我言诸法悉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所说法悉空不可尽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诸法悉空不可计，无有法各各异者、有所差特分别可得不可得者，即怛萨阿竭得不可尽不可计。如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生死、无所生、无所有、无所起、无所灭，如泥洹随所喜在所说，是为怛萨阿竭教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大哉！天中天之所说法，是法实不可逮。如我念佛之所语，诸法亦不可逮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诸法不可逮，悉法如空故不可逮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佛说本不可逮，愿解不可逮。”

佛言：“不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六波罗蜜为不可逮，是为布施无增无减，尸波罗蜜，羼波罗蜜，惟逮波罗蜜，禅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为不增不减，是即为六波罗蜜不增不减。何谓于六波罗蜜不增？是为菩萨摩诃萨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缘近佛座？是菩萨摩诃萨而不离般若波罗蜜，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本不可逮不增不减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，不念是为檀波罗蜜之所增减，是为般若波罗蜜但为有字，是为檀波罗蜜持所有而布施，心念持是功德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其施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，其行般若波罗蜜，是为沤和拘舍罗。不念尸波罗蜜之增减但为有字，是为尸波罗蜜，是为持戒心念，以是功德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施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羼波罗蜜、惟逮禅波罗蜜亦尔。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，不念般若波罗蜜之增减但为有字，为般若波罗蜜者，即是智慧发心，持是功德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施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是能为施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施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本无者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为不增不减，常随是念终不离行，今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座。如是，须菩提，其本无者，不可逮，亦不增不减，思惟念是为无所失，是为波罗蜜不增不减。是菩萨摩诃萨思惟念是，不（《龙藏》16册第216页上部第4列第2个字原文是“为”字，不合经义，查其他译本，应为“不”字）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座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菩萨摩诃萨持心初发心，当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座？若持后心，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座？初心、后心是二者无有对，后心、初心亦无有对，何等功德而出

生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譬如灯炷之燃，其炷用初明得燃，若用后明得燃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亦非初明得燃，亦不离初明得燃，亦非后明得燃，亦不离后明得燃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为如是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亦不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离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离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因缘者甚深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不用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菩萨亦不离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离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前心为灭耶？后心后生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心初生者为灭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法为灭法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其法当所灭者，宁可灭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宁可住如本无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欲住者当如本无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设令住如本无，将无有异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本无为甚深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本无为有心不？”

答言：“无有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能有异本无，有心者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本无见意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其作是行为深行不？”

答言：“其作是行，天中天，为无所行。何以故？作是不见行为不可见行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为行何等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行为行审谛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其行谛者为行想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为识想念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为不识想念为念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而不为是。”
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不作想而得应行具足一切佛法不为声闻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者，于无想为无所贪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若菩萨摩诃萨于梦向三事三昧念脱门，空空、无相无相、无愿无愿三昧是为有益，般若波罗蜜于昼日复有益，若夜梦中时亦复有益。何以故？佛之所说昼日若夜梦中俱等无有异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若菩萨摩诃萨昼日念般若波罗蜜，夜于梦中亦复倍益念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若于梦中有所作，宁有所有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。”

“一切诸法说亦如梦中之所有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梦中所作善觉即大喜是者为益，若所作恶而不喜者是即为减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设于梦中有杀，其心大喜，觉已言‘我杀是，大快！’，是者云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妄皆有因缘，心不空尔会有所缘。若见、若闻、若念觉即知之是为因缘故，令人心为所著，便有所得。何谓所得？从所因缘乃受其罪，不从无因缘受其罪，皆从因缘生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一切所作因缘，皆为恍忽，皆为空耳。云何，天中天，从何因缘而得所生？”

答言：“为从想因缘得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菩萨摩诃萨于梦中布施，持是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为有施与无？”

须菩提报舍利弗言：“大弥勒菩萨摩诃萨今近在是，旦暮当补佛处，所问者可问之，即能发遣。”

舍利弗白弥勒菩萨：“今我所问，须菩提言，大弥勒菩萨即能解之。”

弥勒菩萨语舍利弗：“如我字为弥勒，当所解者，当以色解？若当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解？色者即空，当以无所有解之；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，解亦不见去。当所解者，何所得解？亦不见法所解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舍利弗白弥勒菩萨：“所说者为已得证。”

弥勒菩萨语舍利弗：“所说法不言得证。”

舍利弗便作是念：“弥勒菩萨所入慧为甚深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以来久远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若能见彼作罗汉者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如是不念：‘我从是法授决，不从是法得决’。若于是法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自致阿惟三佛，是菩萨摩诃萨其作是作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，不恐不得阿惟三佛。随是教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，是菩萨摩诃萨为以无所畏。何以故？

“若至大剧难处、虎狼之中不畏不怖，心念言：‘设有啖我者，当为布施，是为具足行檀波罗蜜，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愿我作佛，令其刹中无禽兽之道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至大剧贼之中亦不畏怖。何以故？设令于其中死，心念言：‘我身会当弃捐，设杀我者，我不瞋恚，是为具足忍辱行羼波罗蜜，当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愿我作佛时，令其刹中人无有贼盗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至大无水浆之处亦不畏怖，心念言：‘一切人念悉无德，使无水浆。愿我作佛时，令其刹中常有八味之水，使一切人悉得用之。’用世间人故常为精进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至谷贵之处亦不畏怖，心念言：‘我当坚其精进，自致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成阿惟三佛时，令我刹中无有恶，皆使一切人在所愿，饮食悉令在前，如忉利天上所有。’是善男子用一切人故，精进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成阿惟三佛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在恶贼时亦不畏怖。何以故？不见法当所痛者，用是故无所畏：‘假使我身遭是病死，心不有异，必当精进。愿我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至佛时，令其刹中一切人皆无恶秽者、死亡者。’是菩萨摩诃萨之所言，如佛语而无异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自致阿惟三佛，自于其法亦不恐怖。何以故？从本际已来发心呼言，不久其本际者，为若干，为久远，为甚大，久心如一转顷是为本际。是菩萨摩诃萨今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成阿惟三佛故，曰闻是而不恐怖。”

尔时，优婆夷从座起，前为佛作礼，长跪白佛：“我闻是语不恐不怖，必后欲为一切人说法令不恐怖。”

应时佛笑，口中五色光出，笑竟讫，此优婆夷者，即以金华持散佛上，用佛威神，其华在佛上亦不堕地。

阿难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前为佛作礼，却长跪问佛：“怛萨阿竭所笑不妄，必有所说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是怛架调优婆夷者，却后当来世，其劫名为星宿，当于是劫中作佛，号字曰金华佛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是优婆夷者，后当弃女人形体，更受男子身，便生阿閦佛国。”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第五 守空品第十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为空所作不贪？云何守空即是三昧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观色空，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，作是观者为一心，如所观于法亦为无所见，于法中而不作证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佛所说者不以空作证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于三昧不以空作证耶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色所有皆空亦不作证，作是观者为不取证，不作证观即无所贪，是者为观，以无所贪是即为观。欲向是时而不证不贪，其时心不念三昧因缘，是者为念。尔时，为不失菩萨本法，不中道得证。何以故？所作功德法甚深，不贪是时故不取证，以从般若波罗蜜得护。

“譬如人若勇若捍能却敌者，为人端正猛健，无所不能，悉知兵法六十四变，悉索五晓为众所敬，在所致处无不得利，从是所得转分布与人，其心人俱莫不欢喜。若有他事，与父母妻子俱过大剧难之中，其人便自安其父母妻子言：‘莫恐莫怖，今当俱出是难之中。’若于其中，怨家卒来，其人慧黠，应时出其父母妻子，送归乡里，皆得完具亦无有恶，及于怨家亦无所中伤。何以故？用无所不晓，其人勇健为变化胜于怨家，怨家见者莫不恐怖而皆走去，其父母妻子得出难中，归其处所无不欢喜。

“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人极大慈心，是时菩萨摩诃萨持慈心悉施于人，过诸垢浊魔之所部，复出声闻、辟支佛道地上。菩萨于三昧中立而无所尽，用波罗蜜故于空为无所贪。作是行时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空三昧向脱门，亦不以有相，不以无相，故不取证。譬若飞鸟，须菩提，飞行空中无所触碍；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空至空，向无相至无相，向无愿至无愿，不以空、无相、无愿故堕，悉欲具足佛诸法。

“譬如工射之人，须菩提，射空，其箭在空中，复以一箭中前箭，后复射前，各各中之而不堕地，其人欲令前箭堕尔乃堕之；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以为沤和拘舍罗之所护持，自于本际不中道取证，成满其功德，悉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于功德以成满者得佛，能为本际作证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，是法于法有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实慊苦作是学，而不中道取证。大哉！天中天，从本行是安隐自致得成佛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欲护一切人故，是为本愿之所致故，能护于一切而得度脱，是为守空三昧向脱门心念分别。何等为分别？守空三昧为分别、无相三昧为分别、无愿三昧为分别，而不中道为本际取证。何以故？为沤和拘舍罗之所护，初发心时念欲护一切故，持是所念得入沤和拘舍罗故，不中道取证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摩诃萨深入处脱者，若空三昧向脱门、无相三昧向脱门、无愿三昧向脱门，用是故其心分别之，是人已来久远所因，其行令弃所因，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之所说法，是为守空三昧向脱门、守无相三昧向脱门、守无愿三昧向脱门，是为无愿三昧向脱门，本心所发蒙沤和拘舍罗，不中道为本际作证，是为于慈无所损，

是为护等哀三昧。所以者何？用沤和拘舍罗故。是菩萨摩诃萨益于法便得多智，成于力，无所不觉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之所念，是人已来从久远而有益于法，得所知，成其力，无所不觉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之所念，知人从久远有想识，呼为有我，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，用一切人故，为说其法，令作无相三昧向脱门发心念，是为沤和拘舍罗，用是故不中道为本际作证，是为于慈无所损，是为护等哀三昧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益于法，得所智，成其力，无所不觉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之所念，念人从久远已来，想无常想、其苦想、其空想现在，菩萨自念言：‘我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，用一切人故，为说其法。无常者为从乐，其空者为从有，无我皆从我。’用是念故得沤和拘舍罗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，知佛不三昧而坐三昧，但欲具足佛诸法，是为无愿向脱门而不作证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。何所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发心之所发者？是人所发者，是人为从久远已来，其所行者而无所行，于其想行而不想行，于其想行求而不行想，于其行想聚而不行想聚，于其所行有而不行所有，于其行不正而不行不正，念使一切人皆令无。是菩萨摩诃萨念是时，为以明于一切人，作是念时是为沤和拘舍罗，是为甚深微妙观视其法，是者为空，即为无相、无愿，是为无生死，即为无所生，即为无所有。

“是者，须菩提，为菩萨摩诃萨慧法，为无所生。其于三界而不知者来有所问，是菩萨摩诃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，以是故欲知其法，当云何发珍宝心？于菩萨摩诃萨，不以空而作证，亦不无相，亦不无愿，亦不生死，亦不有所生，亦不以无念作证，是为念般若波罗蜜。

“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为已授决，所念如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生死、无所从生，念如无所有其本无。不发善心者不能知是，其能解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为从过去佛所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事，其心以不转已。何以故？复有菩萨摩诃萨，念法而不能明，其有问者，亦不能解遣知，是未在菩萨道地，不应阿惟越致其界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若不闻波罗蜜之所言，其有闻者，若不闻者，能解其慧，是菩萨摩诃萨为阿惟越致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为菩萨者甚多！天中天，少有能解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少有菩萨在阿惟越致慧地，其授决者乃能解之，是菩萨摩诃萨其功德为甚大，非是诸天及人、阿须伦、世间之所知。

远离品第十一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其谛者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不入声闻、辟支佛道地，于三界不念有所求，亦不那中有所索，视诸法若梦，不那中作证。是者，须菩提，当知菩萨摩诃萨是为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与若干百、若干千、若干亿千弟子，共会在其中坐，为诸比丘僧说法，如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之所说法。是者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飞在空中坐，为比丘僧说法，还自见七尺光，自在所变化，于余处其所作为如佛之所说法，其于梦见是者，当知菩萨摩诃萨是为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不恐不怖、不难不畏，若见郡县其中兵起，展转相攻伐，若火起，若见虎、狼、师子及余兽，若见断人头者，如是余变甚大剧苦多有困穷，若饥渴者，见其厄难，心中不恐不畏、不惊、不动摇，夜于梦中所见，觉即起坐，作是念：‘世界所有譬若如梦。我作佛时，悉为说法而遍教之。’当知菩萨摩诃萨是为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云何知是菩萨摩诃萨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时，其境内一切无有恶？正是菩萨摩诃萨，须菩提，于梦中若畜生相食、人民疾疫，其心稍稍有念：‘愿我作佛时，使我境界中一切无有恶。’用是故知，其相为清净，当知菩萨摩诃萨是为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得觉，若见灾邪火起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于梦中所见，其心等无异。’持是比，用是相具足，知是菩萨摩诃萨阿惟越致。若菩萨摩诃萨作是念：‘如我审应相行者，当如所言无异。今是城郭所起火者，当为悉灭消去不复见。’”

佛言：“若火悉为消灭去者，知是菩萨摩诃萨授决，以为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之所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知是为阿惟越致。令火不灭消去者，知是菩萨未受决。设火越焚烧一舍置一舍，复越烧一里置一里，是须菩提当知，某家居人前世时，为断法罪之所致。觉是辈人所作，皆是宿命，念以见在所更恶令悉除，其所断法殃因是皆得消尽。用是故，须菩提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即阿惟越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用是比相，其行具足，当视是菩萨摩诃萨如阿惟越致，用是故说其比相行，当令知之。或时，须菩提，若男子、女人为鬼神所下，若为所持，是彼菩萨

若作是念：‘设我受决，以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授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实慊苦有异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若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所念皆清净者，为却罗汉、辟支佛心，设以却罗汉、辟支佛心者，会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不成，自致阿惟三佛。若当得佛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阿僧祇刹土现在诸佛无不见者，无不证者。今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悉知我所念无有异。我审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审如我之所言，是鬼神即当去。’便告言：‘是男子、女人为何鬼神所持？’鬼神闻其所言即去。说是语时，设不去者，是菩萨为未受决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，不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若说是言，邪即去者，知是菩萨为以受决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所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其人审至诚者，弊魔往到菩萨摩诃萨所，若菩萨言：‘我审至诚者已受决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邪鬼神即当去。’弊魔用是故作好心，化令邪鬼神悉去。所以者何？弊魔极尊有威神故，诸邪鬼神不敢当之，是皆魔威神之所避，用是故悉为除去。若菩萨自念：‘用我威神故。’是彼菩萨摩诃萨以自谓是，便反自贡高，轻易于人，形笑他人而无所录，语人言：‘我从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所授决已，其余人者悉未受决为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所授决已。’其余人者悉未授决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用是故自可自高，恚怒稍增，即离萨芸若，大远失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慧，知是辈菩萨无沤和拘舍罗而自贡高，便在二道地堕声闻、辟支佛地。是辈菩萨，须菩提，持不成作，成不知魔，为反舍善师而去，亦不与从事，亦不录视，用是故为魔所困。

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，为以何占之觉知？魔来在菩萨前，魔作变化为异被服往来，作是言语：菩萨摩诃萨，若从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之所，授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本字某，若母字某，若父字某，若兄字某，若姊字某，若弟字某，亲厚知识字某，若父兄字某，若七世祖父字某，若母外家字某，若父外家字某，若在某城生，若在某国生，若在某郡生，若在某县生，若在某乡生；若常软语，若令作是语者皆乃前世之所致，亦复作是软语；或时高才者，便复随形言，若前世时亦复高明；或见自守，或见乞食，或时一处饭，或时就饭者，或时先食果菜却食饭，或时在丘墓间，或时寂寞处，或时树间止，或时受请者，或时不受请，或时多少取足，或时一处止，或时麻油不涂身，或时声好，或时互谈。何以故？魔复言：‘是因缘者，皆前世时德之所致令逮得。是若前世时某家子，若刹利姓，若复字某，前世有是德，今故亦尔。’彼菩萨心便作是念：‘想我且尔。’是弊魔便复作是言：‘若以受决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授若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用是因缘功德故，若是阿惟越致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所说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不尔，持是比相行占之，如我所说者，不具足得反自用者，当知是菩萨辈终不成，为魔所坏。何以故？用是比，观其相行，知是即非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者终不有是意。是辈菩萨闻魔乃语名字心大欢喜，自谓审然便自贡高，行形笑人，轻易同学而反自用。是彼菩萨摩诃萨，须菩提，用受是字，因失其本，便堕魔网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用受字故，是菩萨摩诃萨不觉魔为，反自呼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魔复作是言：‘若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作佛时，当字某。’是菩萨闻是字，心中作是念：‘我将得无然，我亦先时念复如是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于知为甚少，无沤和拘舍罗，反作是念：‘希望名字自我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字当如是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魔所教者，为从魔天。今作比丘为魔所迷，自念：‘是我本发心之所致，今得是字，为如所言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授我决以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所说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用是比相行而不为是。其以字自念我是，便轻余菩萨摩诃萨，用是轻故，离萨芸若阿耨多罗佛慧，远沤和拘舍罗，以为离般若波罗蜜，以为离善师，以为得恶师。是菩萨会堕二道，若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若大久远勤苦以后，乃复求佛者，用般若波罗蜜恩故，当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自致成阿惟三佛。”

佛言：“尔时，发意受是字时，不即觉改悔者，如是当堕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”

佛言：“比丘有四重事禁，若复他事所犯毁，不复成沙门，不复为佛子。是坏菩萨之罪，重于比丘四事禁。是菩萨言：‘我字某，生于某国。’心作是念，其罪最重于四事禁，复过五逆恶。所以罪重者何？为受字，故不知魔事之所为微妙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远离之德。菩萨摩诃萨，弊魔复于前作是言：‘远离之法，正当如是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之所称誉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不作是说远离，教菩萨摩诃萨止于独处、树间、闲处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有异远离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正使菩萨摩诃萨，念恍惚是为声闻之所念，念恍惚者为是辟支佛之所念。

“行恍惚者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虽在城郭，续为行远离；行恍惚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恶法而无所起；行恍惚者，是菩萨摩诃萨若独处、树间、闲处止，是菩萨摩诃萨续行远离。是者，我乐使菩萨摩诃萨作是行，是远离之行当昼夜念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远离行。

“菩萨摩诃萨行远离者，虽在城傍，续行恍惚，若在独处、树间、闲处止者恍惚，若在独处、树间、闲处止者行恍惚。是菩萨摩诃萨自念：‘我已知远离。’尔时，弊魔便往教之，令行远离言：‘若当于独处、树间、闲处止，当作是行。’是菩萨随魔所教，便亡远离。魔复言：‘道为悉等声闻、辟支佛道，皆作是念，无有异其作是者，为具足般若波罗蜜，以当作是行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所念法非清净，谓以随行而反自用轻余菩萨，自念：‘谁能过我！’轻易城傍行菩萨清净者——其心所念不入声闻、辟支佛法、所有恶心，不受禅悦三昧三摩越，悉逮得所愿，悉具足度。”

佛言：“无沤和拘舍罗菩萨者，正使在四千里空泽之中，禽兽所不至处，贼所不至，罗刹不至处，虽在彼间，若一岁、若百岁、若千岁、若百千岁、若百千万岁、若百千万亿岁，正使复过是者，不知远离会无所益，不能具足为菩萨摩诃萨远离。自念谓：‘悉得已，悉明已。’弊魔便往飞在空中作是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是真远离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菩所说，正当随是远离行，如是者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’是菩萨摩诃萨闻是便从远离起，去往到城傍远离菩萨所，若比丘成就有道人所，而自贡高反往轻言：‘若所行法是即为非。’”

佛言：“其随恍惚之行，是菩萨摩诃萨为正，反呼言非，中有反行，反呼为是，不当敬者而反敬之，当所敬者反瞋向之，言：‘我所行远离，用是故，有飞人来语我言：善哉！善哉！若所行审是远离。若在城傍行者，谁当来语若？谁当告若者？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有德人而反轻之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当知，是人如担死人种，无所复中，反呼菩萨有短，是为菩萨怨家。其为厌菩萨者，以是天上、天下之为大贼，正使如沙门被服亦复是贼，于菩萨有德人中亦复是贼。是曹辈者，须菩提，不当与共从事，不当与共语言，亦不当恭敬视之。何以故？当知是辈多瞋怒起，败人好心。

“何所，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释萨芸若，不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若菩萨摩诃萨不释萨芸若者，是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为一切人故作依。是辈菩萨，不当与坏人者从事，不敬之，不当与会，所当护法，当自坚持，当念之，常畏怖生死勤苦之处，不当入中，于三界而不与交。是彼坏菩萨辈在所止处，常当慈心哀愍护之，自念：‘

使我无得生是恶心，令有所愆。设有不善，疾使我弃之，当用学故。’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之为上知。”

善知识品第十二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其诸菩萨摩诃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当亲近善师，与共从事，恭敬承事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所是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善师？当何以知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天中天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善师。

“有说般若波罗蜜者，从其所闻般若波罗蜜，是即为度，教人入中，当作是知，为是菩萨摩诃萨善师。

“六波罗蜜者，是菩萨善师。六波罗蜜是舍怛罗，六波罗蜜者是道，六波罗蜜者是为去冥，六波罗蜜者是即为台，六波罗蜜者是即为明，已过去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皆从六波罗蜜出，甫当来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皆从六波罗蜜出，今现在阿僧祇诸刹土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皆从六波罗蜜出，成萨芸若，皆从四事杂施于人：一者布施；二者欢乐；三者饶益；四者等与。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舍怛罗，是即为母，是即为父，是即为舍，是即为台，是即为护，是即为归，是即为导，是皆六波罗蜜，是为益于一切人者。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者用无有极故，欲断人之狐疑，以是故当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何所是，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相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所挂碍是般若波罗蜜相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天中天所说，是相实般若波罗蜜，如是相者为得诸法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其如相为得般若波罗蜜，如是相者为得诸法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诸法皆是恍惚，诸法皆是空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恍惚与空是为般若波罗蜜相，诸法之相亦恍惚，是空亦恍惚。须菩提，天中天说诸法悉恍惚，是空何然？人欲有生无有尽时，其恍惚者无欲，其恍惚者而无生，其空者无欲，其空者无所生，恍惚与空无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亦不从异法恍惚空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”

“云何，天中天，所说而可得知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人从久远念言：‘是我所有，非我所有。’用是故因致是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所说人实从久远念言：‘是我所有，非我所有。’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是我所有为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为空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非我所有为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为空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人用是故自念言：‘是我所，非我所。’用是故，在于生死无有已时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人用是故在于生死无有休时。”

佛言：“是者，须菩提，人从欲，便著于人之中，当作是知。不当有所求，后便不复著。其谛者，须菩提，有所增益不当念‘是我所有，非我所有’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是者，须菩提，其所生者后不作是生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作是行者，天中天，为不行色，不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是所行者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所念为随俗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。天中天，诸声闻、辟支佛所不及，一切人之所行，是彼极过去，以是所得处无能逮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之极上。天中天，是所念者，为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摩诃萨昼夜作是行，如所行者，疾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座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若阎浮利人及一切菩萨悉令作人，皆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发心索佛，各各尽寿作布施，持是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作是布施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菩萨摩诃萨专念般若波罗蜜一日之行，其福已过彼上。或是菩萨摩诃萨所专念般若波罗蜜，如其所行，是者都于众中为极上尊。何以故？其余人无有是慈，除诸佛无有与摩诃萨等者。是善男子所入为甚深，晓了悉知见于世间，是即大悯，其眼彻视见不可计人，悉欲见之无有懈时，念于一切人而不作想，亦无有异。是者，须菩提，即菩萨摩诃萨之大明。虽未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是即所行其行极尊，出于世间之上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复还。受人衣被、饭食、床褥、医药，悉其心住于般若波罗蜜者，虽受施与，其德已净，所作福德令近萨芸若坐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有所食无有罪，欲益于一切人，悉欲示人道径，其有照明欲甚度大无有极，诸在牢狱之中悉欲度脱，欲使一切人眼皆悉清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之所念，行随是教念般若波罗蜜者，有是即为不动摇。何以故？其作动者所念有想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即非护

，当作如般若波罗蜜行，昼夜念之。

“譬如男子，须菩提，摩尼珠前所不得，却后得之欢喜踊跃，得摩尼珠已复亡之，用亡是故便大愁毒，坐起有忧而无有解已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欲索珍宝者，常坚持心无得失萨芸若念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一切所念为离自然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念萨芸若不离于念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设是菩萨摩诃萨作是知，为不失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者是空，不增不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实为是空。云何是菩萨摩诃萨增于般若波罗蜜，成就其行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座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亦不有增，亦不有减，说是法时，闻之不恐不怖，当知是善男子为行般若波罗蜜已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般若波罗蜜者是为空行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能有异空而行般若波罗蜜者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为是色行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为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能有异色所行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能有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？”

报言：“不，须菩提。”

“云何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为自见法，法之所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能自见行般若波罗蜜者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能见法有所生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为菩萨摩诃萨无所从生法乐忍，如是者即为授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无所畏。是菩萨摩诃萨所作行是力者，为逮佛慧，是即大慧，而自在慧，萨芸若慧，怛萨阿竭慧。其不为是，不能自能是处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诸法为从无所生授决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不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授菩萨摩诃萨决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能自见法，授决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不见法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诸法不可得，作是念者，是法成阿惟三佛。其不作是，不自致阿惟三佛。”

释提桓因品第十三

释提桓因从众会中白佛言：“其甚深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，难了！菩萨事之为恍惚。其有德人闻般若波罗蜜者，便书持学，其福不小。”

佛语拘翼：“若阎浮利人都皆持十善，其功德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万亿倍、巨亿倍，若复过是，不啻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书持学者。”

座中有一比丘语释提桓因：“是为已出拘翼上去？”

释提桓因报是比丘：“持心一反念者出我上去，何况闻般若波罗蜜以书持学者！闻以随是教立，都出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上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独过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上，乃至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悉过是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独过辟支佛上，亦复至菩萨行檀波罗蜜无沤和拘舍罗离波罗蜜上去。

“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独过檀波罗蜜，亦复及行尸波罗蜜、羼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无沤和拘舍罗离般若波罗蜜上去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复讽起行般若波罗蜜者，都合会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终不能胜。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用为极尊，亲近般若波罗蜜故。是菩萨摩诃萨为随萨芸若，言无所断，是菩萨摩诃萨不离怛萨阿竭字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获不离佛座，是菩萨摩诃萨所有懈怠不复生，是菩萨摩诃萨所学为学尊，不学声闻、辟支佛学，是学为菩萨摩诃萨学。四天王当往问讯，令乐得疾学是学，当坐佛座，自致阿耨多罗成阿惟三佛，当度四部弟子。菩萨摩诃萨作是学者，四天王当往问讯，何况余天子！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常为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之所念。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行，若于世间有勤苦之疾，是身会无此恶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之所致，便得现在法福。”

阿难作是念：“释提桓因自以智说耶？持佛威神说耶？”

释提桓因知阿难心所念，即语阿难：“我所说者持佛威神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阿难，是释提桓因所说，悉佛威神之所致。或时，阿难，菩萨摩诃萨于是深念般若波罗蜜行，便念学般若波罗蜜。尔时，三千大千刹土中，弊魔一切皆为愁毒，欲使菩萨摩诃萨中道以本际作证，令得声闻、若辟支佛道。若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疾成阿惟三佛。”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億-音+(夫*夫)]	僾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039D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985）